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一

神道碑

劉文簡公神道碑

上更化改元之九年二月工部尚書劉公薨詔
以光祿大夫告其第十四年六月有司按謚法
博聞多見曰文正真無邪曰簡請謚公曰文簡
詔從之其孤屋以前尚書郎三山陳公孔碩之
狀來謁銘德秀從公游有年凡其修身立己正
君端朝之本末實具知之顧常竊論公平生大
節雖未易以一善名然溯其學問之源流與夫



見諸謀謨事業則惟正之一言足以蔽之蓋公
皇考銀青府君蚤受學於屏山劉先生籍谿胡
先生盡得理義精微之蘊公幼在家庭耳濡目
染少長府君授以河南程氏書曰觀此可以為
學矣晦菴先生朱文公以道德為學者師公出
入其門切磨講貫者數十年眡他從游之士為
最久而所造為特深則其學固已粹然一出於
正矣公之天資厚重而不浮純一而弗雜又嘗
用工於致知力行之地故其言必正言行必正
行確然自守以終其身晚登朝廷致位侍從雖

未及盡行其志而奮忠陳謀登微慮遠汲汲於
扶持天下之正論而詭隨迎合以售其私者一
亡有焉故德秀以為正之一言足以槩公之平
生者詎不信夫今明詔用有司之議以正直無
邪謚公其可謂不虛美矣蓋正者直之所自出
直者正之所自形二字之褒傳信百世奚復以
銘為哉屋曰古者有誄有銘銘不可以誄廢也
君其勿詞廼即陳公之狀劉取其要而書之公
諱燭字晦伯蓋漢之胄出有諱晦者遭五季之
亂自光州固始遷焉遂為建陽后山人十世至

銀青府君以繁舉恩入官終於朝奉大夫致仕
公其長子也以乾道八年進士主紹興府山陰
簿再調饒州錄事參軍於郡政裨贊最力同僚
有忌公者械公之吏以求其私卒毫髮無所得
後其人以他故抵罪遭按問惶駭失措公攝其
官反營護之使免人謂公爲長者調蓮城令邑
居臨汀窳僻處民力困而上供煩公首損令添
給與凡例所當取者歲爲錢幾千緡博節他費
尤多繇是得以稍蠲民間無名之歛汀人至今
德之新其縣之學而教諸生以入德之方士爲

翕然知鄉改宣教郎知福州閩縣事清靜平易
有古循吏風邑有洲田因潮耗息有寓公素貴
欲奪數十下戶田公援前帥奏請折其妄民得
安業帥守諸臺聯章論薦秩滿至都時朝多君
子皆知公欲留之且諸臺之薦固嘗有旨陞擢
矣公自謂與丞相趙公有連當避乞通判漳州
以歸上新受內禪公寓書丞相曰前日之事如
病寒熱一旦解散即無所苦至於蠱毒中人初
不自覺觸物而發必死矣孔子曰抑亦先覺者
是賢乎蓋指韓侂冑也其後迄如公言丁外艱

服除主管都大坑冶司文字知德慶府至郡葺
學宮練軍實蟹戶舟船有禁為亟除之且罷兩
邑科敷之不正者受代入對言前者北伐之後
執事者不度事勢貽陛下憂今雖從和議可無
虞乎願益恐懼修政以強國本開言路以廣忠
益闡公道以進人才飭邊備以防虜詐時執政
議欲留公宰臣陳自強曰斯人閩縣之政吾知
之然真是偽學侂冑誅自強逐遂以公提舉廣
東常平茶鹽事既至首覈諸郡儲侍之實復白
于朝欲令守臣歲以新陳相易常存其半以備

緩急監司積弊久逋亭戶緡錢十萬漕司五萬
公痛加裁約以身先之未幾悉償前所負十五
萬者奏請廣南諸州凡夏秋之賦即郡以輸者
雖外縣官奉廩亦當從州給又言仕乎南者多
自為裨販奪州縣征商之利請凡仕廣而商者
轉販所經許州郡沒入其貨嘉定二年召入對
曰人君代天理物聖人憲天聰明故典禮討命
皆歸之天示不以私意參焉所以不言而信不
怒而威天下定于一苟有私意形於朝廷則朝
廷各有心形於天下則天下各有心矣人各有

心以事其上亦曰殆哉此古聖人所懼而不敢肆也方今承凋弊之餘履艱難之運天下之勢不可謂安所恃者人心天下之心固未易一所恃者公道公道明則人心自一朝廷自尊雖危可安也公道廢則人心自貳朝廷自輕雖安易危也願陛下主此公道不用一毫私心不聽左右私言大臣奉行公道進一人退一人皆采天下公議而無作好惡至於一號一令莫不皆然陛下主張公道而大臣有不欽承則天下之惡皆歸之矣大臣奉行公道而小臣猶不精白亦

明時所不容也如是則言而民信動而民從盜賊不作水旱飢饉之憂可消矣時江湖峒寇方警言公言弭盜之策當精擇帥臣而重其責俾視守臣之不勝任者易之兵官之非其才者汰之許以辟置選補使帥臣重千一路耳目不蔽姦宄具知必能潛消隱伏剪除萌芽不至上煩宵旰除吏部郎中時詔中外各陳錢幣利害特命公與劉彌正詳擇其當以聞既共條五說上之而公之意以爲終非久計獨上言救天下極弊不可守天下常規凡內庭冗費願委信臣特加

裁削爲外庭倡外庭冗費責之大臣更加裁削
爲天下倡取裁削之數專置一司隨月椿收然
後詔天下監司郡邑各具常費若交承迎送增
添俸給賓客饋遺之屬委漕臣裁損椿管專爲
收椿之用行之三年必有成效後因登對又取
淳熙故事以進其略謂孝宗於楮幣流通之時
尚出內帑金銀收之爲今日計亦不過漸收之
而已若歲收三百萬十年亦三千萬時朝廷以
楮幣日輕爲憂獻議者爭以新奇自售公之持
論獨如此識者以爲不可易轉對言陛下即位

之初首重講讀十有六年未嘗厭倦不知聖躬
內省亦有日新之益乎觀理道亦有日新之效
乎羣臣兩對清光陛下臨朝淵嘿法天無言今
蒙收召復望清光而淵默無言猶昔陛下臨朝
不與羣臣言退而與言者何人邪臣願開張聖
聽於經筵講讀大臣奏對反復問難以求義理
之當否與政事之得失則聖學進而治道隆矣
旣又言廟堂之上每一官闕躊躇四顧有乏才
之歎其患在於取人之道未廣用人之意未洪
願詔大臣體蕩蕩平平之義惟賢是任惟能是

使去好惡之私絕黨偏之蔽則野無遺賢而庶績熙矣勾外除提點浙西刑獄大暑隆寒巡按靡倦歲薦唯才是予至所舉劾雖權要弗避也有殺人而匿賚勢家者吏不敢捕公移文以索曰不出當聞諸朝於是罪人斯得其行部不以吏卒自隨吏受民錢五百亦付獄治罪嚴陵有重囚久不決公登其故乃本司吏首受賂俾緩其事公立黥之夏出慮囚往來臺治下家以小喪聞不一入視聞者歎曰真監司矣杭嚴水災朝廷獨閣桐廬稅而建德淳安富陽未被恩卹

公力言之且乞量蠲夏賦又論平江和糴之擾常州諸縣科買馬草之弊勾蠲除之召為國子司業始見諸生首誨以立身行已為先母穎意程試汲汲利祿進對言治道原於士風士風本於學術古者司徒之職典樂之官今樂官之任也周衰孔子取先王之大經大法與其徒誦而傳之雜見於六經自漢以來雖曰崇儒然漢儒之陋訓詁益詳而義理益晦故韓愈原道曰軻之死不得其傳謂其精微之旨不傳也藝祖皇帝於干戈甫定之餘召處士王昭素講易禁中

系聖相承以爲先務治教休明儒宗間出然後
六經遺旨孔子孟微言復明於千載之後天下學
者誦而習之以論語孟子爲門大學中庸爲準
故其事父則孝事君則忠世之所謂道學者也
慶元以來權佞當國惡人議已指道爲僞屏其
人禁其書十餘年間學者無所依向義利不明
趨向汙下人欲橫流廉耻日墜望其旣仕之後
職業修名節立不可得也乞降明詔慶元以來
名以僞學而禁其書指揮更不施行息邪說正
人心使學知本原士風歸厚實宗社之福又言

舍法兼取行藝今但攷其藝而略其行致學者
自放於規繩之外故侍講朱熹守南康日於白
鹿洞書院揭示學規皆聖賢教人大旨學者立
身之要謹錄以進請放下兩學爲諸生齋規與
舊學規並行齋規示以進修之方學規正其不
修之罪從之時有司檢會慶元章奏將議施行
而執政有任言責時亦嘗論列者事雖寢而太
學諸生稍務以道義相勉而知窮理居敬之說
初公在廣東嘗寓書今丞相史公言昔先正魏
王丹相日語呂郎中石編修曰某老矣勉強丹

來蓋事有未竟者第一欲起朱元晦次薦引諸
賢令二公先以書抵朱文公道此意未幾除文
公守南康後又盡薦諸賢今文公往矣然其所
著書天下誦之願丞相更承先志言於上取其
所著中庸大學論孟之說以備勸講正君定國
慰天下學士大夫之心蓋公在山陰時聞其說
於沈公煥如此後在成均遂以數書餽於胄監
俾學者誦習焉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
官充接伴金國賀正使歸對言淮東地博而腴
有陂澤水泉之利而荒蕪者多其民習於戰鬪

而安集者少誠委州縣招誘散亡立頃畝之限
而授之田濬溝洫以儲水因可防戎馬驅突之
患給田器貸種糧為室廬使相保聚什伍而教
之此管仲內政宇文泰府兵遺法也又條李泌
復府兵張全義在河南事上之進國子祭酒兼
侍立修注官數月兼權兵部侍郎改刑部進對
言陛下臨朝淵默無言必謂大臣進呈不待咨
度羣臣獻言當經中書然講讀之際則又不同
當款接以求多聞問辯以求當理今經筵所見
無異臨朝講讀進退姑備故事雖聖性自得默

而識之然臣願益廣聖心少加咨訪孝宗每對
羣臣多所訪問講讀之臣多得聖語間因內宿
賜以面對此陛下家法也權刑部侍郎兼祭酒
時朝廷用人多以才選公言臯陶九德乃知人
之法而不及才蓋才即德也魯史克所謂八才
即臯陶所謂德者後世離德而言才以才取人
故名奉法者或至於殘民善理才者不免於聚
斂能治獄者不免於深文古今治少亂多皆用
才之弊也兼太子左諭德同修國史實錄院同
修撰上疏曰舜九官濟濟和之至也然孔子曰

君子和而不同晏嬰曰和與同異蓋和者可否
相濟同者隨聲是非近歲士大夫隨聲是非之
患多可否相濟之義少其平居苟且依違患失
則其言事必無犯顏逆耳之忠臨難必無伏節
死義之操願詔大臣獎忠讜以作士氣戒諛佞
以肅具僚宗社幸甚時廷臣爭務容默有論事
稍切者衆輒指以爲異故公言及之十月雷公
請遴選監司以察貪吏求民瘼又言虜運已衰
我之邊鄙宜過慮者三盜賊乘間姦雄崛起外
夷猖獗是也備之之策惟在得人旣選沿邊守

臣佐之者亦不可不擇臣謂文臣如職曹官武
臣如兵馬都監之屬宜許守臣管其不足仗者
易之帥臣制司寄任尤重參佐謀議或非其材
亦許辟改庶謀慮有人足支緩急又乞申徹諸
帥各舉將才帥守監司亦得論薦其說甚備既
又取歐陽修軍中求將之法上之又言中原雲
擾使命不通或敗兵奔突或流民來附皆不容
亡倘若民兵措置有法則邊境守禦自安蓋沿
邊之民習不畏虜少少結約皆足自固臣昨接
伴虜使至盱眙見龜山三三百家獨不經兵火

問其父老自言長於劫寨虜兵畏之因思彼財
二三百家協力已足自固况衆於龜山又有官
兵爲之援乎願下邊郡條其事宜以聞又取歐
陽修論西北虜事以獻曰契丹爲元昊所敗人
皆以二虜擊兵爲喜修獨憂其爲將來之患蓋
爲國者習安則人材難見有事則將帥自出變
驕心爲憤志化惰卒爲精兵則二虜交兵乃虜
之利非我之福也今夷虜相攻戰爭方始拿兵
不解強者爲雄鄰有強國非我憂乎華亂未定
盜賊將起姦雄乘之我能獨安乎戰敗之兵衝

突而南兩淮單弱何以待之中原遺民流徙而南拒之不忍容之又難可無慮乎然則固藩籬選諸將擇元帥今日尤不可緩同知七年貢舉始公以文弊為請朝廷既施行之至是多得老成重厚之士物議稱允集英策士公援淳熙故事請令後省或館學取進士所陳切於利害者類聚以聞俾人知陛下不以空言取士時虜酋以弒殞韓師乘之燕城被圍久我之使人留境上不得報中原遺民日相帥南向公言高宗當夷虜方盛之時勉從和議後虜敗盟欲增築邊

城竟牽和議而止今虜運既衰信使不通七八十年來僅得此機會臣謂凡今極邊州郡之未城者當城之至於邊邑之可控扼應援者亦宜以時修築又言臣所謂未城之郡盱眙是也或曰盱眙不必城有急以天長六合為固審爾是棄淮也又濠梁安豐雖頗有城然可以禦盜而不可禦敵謂宜增築且創置樓櫓大略如楚州然後守備可固既又取姚襄歸晉侯景附梁事以進其略謂金虜危亡爭立或以款塞為名或遣使索幣皆當有以應之或其勢既分各來索

幣亦當思所以答或邊塵有警將孰可用財孰
可取城孰可守守孰可固凡此皆當豫圖毋謂
虜方多事我得以自安也未幾虜果移文對境
邀我正旦生辰使者公言東晉至陳三百年間
雖經略區區僅全吳楚然未嘗求和於北皆足
自立今地兼吳蜀當虜滅亡之時正我立國之
日竭民膏血以奉垂亾之虜固不可彼方括吾
故都尚遣使以賀可乎願移屯以壯邊勢且責
帥守豫爲之防使疆場有備彼欲以虛言恐喝
不可得也時中原旱饑遺民歸附日衆邊臣處

置失宜公言紹興間爲豫遣兵犯漣水韓世忠
迎擊殪之得脫者什一二高宗諭曰淮北之民
皆吾赤子可令埋瘞御史周秘請還虜俘復諭
曰朕痛念西北人民進爲主帥所戮退爲劉麟
所殘不幸至此所獲餘虜當給錢米遣之高宗
兼愛南北之民如此烏乎仁哉則彼之飢荒流
離而無告者固宜一視而同仁也願詔邊臣以
祖述羊祜陸遜爲法使仁聲仁聞播於華夷民
心旣歸恢復在其中矣除刑部侍郎進言河北
方張之虜山東崛起之盜乘女真衰微各謀吞

併我若復通女真輸之歲幣既失大國之體復
啟取侮之端彼二寇將曰女真將亡我猶事以
幣帛設若先以嫚書因而求釁邀我金幣何以
待之况河朔創殘河南飢饉彼知淮甸豐稔江
浙殷富垂涎妄動其將若何爲今之計必得聲
實兼全使莫敢侮予而後可所謂實者建制司
於淮上移兵屯於要地是也所謂聲者罷通賀
女真之使是也或謂遣使予幣可使爲吾扞禦
此乃迎合之論彼方奔竄不暇何扞禦之足言
或謂使華不遣恐啟兵端此亦示之恩耳彼其

肘腋之盜尚不敢圖其敢復爲我敵乎使吾固
守之計不足以扞殘虜異時方張之敵崛起之
盜何以禦之今縱不能如晉人焚幣斬使亦可
諉以道路未通幽都未返遷延其詞以答之况
我已嘗遣使而被不受又嘗遣迓而被不來足
以有辭矣遷延年歲我於其間亟修固守之實
則非惟示威於女真又可以伐二寇之謀尋又
上疏其略以爲今虜酋奔竄河北山東盜賊縱
橫韃人夏人攻擊未已使遂滅亡則中原雲擾
姦雄乘之必若符堅之時萬一稍能自立則狼

子野心必未可保將若逆亮之時皆可深慮願
深味孔子遠慮之言力行仲舒強勉之說與大
臣圖之又言臣前建議置制司於兩淮之中移
屯兵於要害之地近聞使虜而歸者亦獻此策
臣敢復詳言之蓋今擇守繕城募兵選將雖皆
備邊良畫然窮邊之守責其持久全賴應援置
制司於兩淮之中所以為邊城之援也議者必
曰兩淮重鎮各有帥臣復建一司責任不專臣
謂合肥雖淮西重鎮然地在山極邊可以自守而
不能援他郡維揚雖淮東重鎮然地在江北可

蔽南徐而不能援邊陸無援而責以死守此巡
遠之所以敗也議者謂金陵已建制司江北不
可復建臣謂金陵所以制沿江兩淮所以制沿
淮責各有歸則緩急可恃且兩淮之地歷陽居
中內蔽采石外接淮堦若顯建一司惟此地為
宜使兼轉輓則兩漕可省併領和州則兵民可
一置營柵立倉儲徙沿江諸軍三萬人以隸之
無事則按閱如都統之法有事則調發以援邊
城之急兩淮利害一切使之商榷廢置朝廷委
任而責成之可無北顧憂矣時江上諸將多以

徵文細過坐黜雖嘗有功邊鄙者或不免吏議
公取曾鞏政論言藝祖置將皆富之以財其說
曰待武吏與待文吏不同文吏取以廢耻責以
廉耻武吏取以材能責以材能文吏任州縣以
節用愛人爲先武吏任將帥以醜賞得士爲先
我藝祖任將之道可以爲法將帥在邊欲其間
謀精明士卒用命非財不可顧可使之畜於財
乎臣願一以太祖爲法四月旱有詔求言公上
疏曰臣聞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陛下更化之初
嘗下求言之詔而深慮遠謀忠言鯁論未嘗施
行所行者目前之細故近歲以來星變日蝕冬
雷皆可畏之變也今農事方殷旱旣太甚天變
見於上人情動於下雖因邇臣之請降詔求言
臣不知陛下誠意在於聞闕失而正厥事乎抑
用人言以應故事乎若徇人言應故事則天固
不可欺也不正厥事人可欺乎天下之事當與
天下共之不可以一人私之事之是非至於義
理而止臣願陛下與二三大臣至公無我躬攬
中外書疏付之給舍俾條上所當行者講究而
施行之則人心悅而天意解矣已而不雨至于

八月公言禮記季不順成天子素服素車食無樂又曰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謂宜下詔罷今年瑞慶節錫宴示懼災憂民之意且以為謝絕虜使之名事雖不行時論韙之權工部尚書兼太子右庶子仍兼左諭德初公既與宮僚即旬免祭酒請專意輔導嘗取文公所釋論孟等書以獻曰此講學之要也苟明乎此則他可迎刃而解矣公於講說不為文采至其切於修身正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必反復開陳之嘗進哲宗避蟻故事曰避蟻宮中事也而外庭無不知詩

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聖人修德不以隱顯二其心後世人君謂宮庭燕私之間舉動不謹人不得見言語不擇人不得聞而不知無隱不彰載之信史者雖床第之言無不書也故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君子謹其獨講易天行健章則曰天之所以健者其體陽其德剛也君子觀其象則當自強不息然一屈於物欲則不能剛故孔子曰棖也欲焉得剛蓋剛能進德慾能喪德二者相為消長而况富有四海聲色貨利易動其心便僻側媚求中其慾一屈於慾則私

意橫生理為慾奪又焉得剛所貴於自強不息者蓋有一息間斷則物慾乘隙而投之雖有志氣不能自為主宰安能法天之健乎講孟子養心章則曰心者神明之舍所以酬酢度事經緯萬方者也常操而存之然後定而能應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操而存之何所用其力哉去其為心害者而已雖物慾為害之時亦豈無仁義之心特牽於慾而不自覺故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多欲則欲為主寡欲則心為主然人有形色即有欲非可絕也口之於味

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無非欲也惟君子之欲有則而不過則心常為之主此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焉也至仁宗講損卦懲忿窒慾則曰人之接物易以忿害物人之處身易以慾害身七情之中其難制者忿慾為甚人能於忿慾之時稍息其慾而觀理之是非則不至於害物矣人能於嗜慾動時靜而止之思害身之可畏則不至於害身矣仁宗曰入之情慾皆出於陰陽而損之在人是正得損之道也至講詩終篇則又進說曰詩三百篇周

南后妃之德先王修身正家之效也召南夫人之德諸侯修身正家之效也先王之身修故后妃化之而無險詖私謁之心諸侯之身脩故夫人化之而能循法度推之國而國治推之天下而天下平下逮國風之變在衛則綠衣燕燕之詩作凱風谷風之刺興至於牆茨桑中之醜則其亂也未嘗不起於閨門衽席間詩所以首二南者豈非求諸已而後求諸人治其內而後治其外哉故周之興也以大妣其衰也以豔妻讀詩者可以鑑矣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無邪此又讀詩之要也先正其心而無邪思則以之讀詩古人是非得失了然目前知所以為法戒矣公每講讀至經史所陳聲色嗜慾之戒輒懇切再三及是敷陳尤力嗚呼倘天假之年使終任輔翊之責其所以成就儲德者顧可量也哉公既遷宮庶不復與講東宮特請于上俾公仍兼講公以年過七十屢請謝不獲自是章九二十上而拜不允之詔七至引趙抃留歐陽修等事以諭公比疾又懇祈卒不獲命公雖疾猶黽勉輔導不怠故疾間復作遂不起享年

七十有三積階大中大夫爵建陽縣開國子食
邑五百戶以通奉大夫致仕遺表聞贈賻如式
公爲人簡質端重而天性孝友尤篤少習家訓
長得明師又及見四方前修鉅儒如南軒張宣
公東萊呂成公皆與往復講論其學以不欺爲
主其接物夷易溫然可親然欲干以私者皆莫
殷出口與人言心平氣和語簡而當聽者心服
稱人之善無溢美其惡惡亦無深疾每病學者
空談無實嘗爲天台學四先生祠記曰學者當
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若趨其名以爲

高入耳而出乎口皆四先生之自平人也蓋其平
生所素戒在此故時方歆慕道學公歛然無所
喜及以僞學而禁公亦泰然無所懼居家儉約
雖已貴如初仕每日先人家法不敢過也仲氏
炳擢戊戌第與公接武登朝叔季子姪相繼收
儒科或聯貢于鄉建人語家學之盛必曰劉氏
云公賙內外屬人之貧終始不少倦幼而孤者
男則教之學女則擇所歸歲饑輒發粟平價以
濟鄉里其接引後進所以勸諭開譬者備至當
官取予一介不妄安於義命未嘗輕求人知爲

政以風化爲重尤惡異教害俗在番陽日泉使
憫遺骸不揜議欲塋之水火公言人死魂升魄
降形氣各反其初西方法非是使死者有知禍
亦酷矣每夜歛衽默坐虚心省愆常曰不於定
靜時體答則應事接物或至有差嘗取節孝徐
先生帖教子弟其言曰日入之後至於夜中事
物俱靜志氣俱定是君子思慮經綸之時晝之
所行夜之所思也其事君以不欺爲忠至爲侍
從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薦賢舉善不進不止然
其人皆莫之知平生論著有奏議史藁經筵故

事東宮詩解禮記解講堂故事若干卷雲莊外
藁若干卷藏于家夫人李氏武節郎晉明之女
奉議郎宗思之妹先公八季卒贈碩人子厘今
爲奉議郎知建康府江寧縣事女三人陳擇詹
樞素宜中其婿也孫男一人欽宣義郎監福州
嶺口監倉孫女一人適太學生江淵先六年卒
曾孫男一人尚幼其孤以十年十月庚戌塋公
於邵武軍邵武縣仁澤鄉桂林之原銘曰

聖學失傳

天啟濩洛

有開斯人

如寐之覺

吾道之南

世有宗工

集厥大成

而又同里

孰疑弗剖

歲充月餘

惟正是繇

實以教予

遂登禁途

以輔以翼

思公之忠

逃奔如鼠

衆謂可與

移以實邊

擾擾中原

公獨深憂

必重制垣

聲實廼副

疇昔之言

嘉名是錫

文公之門

如公其幾

則惟文公

少登師門

孰殺弗祛

發而施之

毋或有二

厥臨孔威

遂傳儲極

直辭婉賦

可為涕洟

狃于虛僞

公曰不然

新狄鴟張

如鼎斯沸

願飭邊臣

必徙兵戍

公沒幾時

曹猶著龜

其義維何

今存者誰

瞻彼桂林

公生同時

以迄莫齒

晝講夜思

或言或事

曰此文公

其忍畔諸

惟一其心

杜漸防微

蠢茲孽酋

猶索我賂

願輟金繒

羣雄逢蠱起

衆謂無虞

固圉是謀

必絕虜交

羽檄四馳

天子念公

曰正曰直

不負所學

有菀其蕪

我銘匪誣

千載可復

故資政殿學士李公神道碑

嘉定四年有詔前參知政事李公某復中大夫
提舉洞霄宮公頓首上書祈寢恩命某月某日
詔曰朕惟公論所在未有久而不明人材實難
不忍使之終棄蓋以裕陵之待蘇軾者待公也
又曰處羣小橫流之中而有陰扶善類之意當
大權倒植之際而有密制元惡之謀况其逆返
於虜庭嘗欲挽回於兵燹謂世讎固所當復而
邊事豈可遽興至今斯言猶在朕聽迨奮投龜

之決迄成解瑟之功稽其忠勤厥有本末是又
發公之心迹以示人也公讀詔感泣不復敢辭
蓋嘉泰開禧間韓侂胄久颺國三邊守將日以
虜庭多故聞導諛者因林侂胄治兵圖恢復侂
胄然之自是薦紳大夫士之嗜進者與久廢而
思用者爭抵掌言兵事矣安豐守言北境飢民
流徙在唐鄧穎蔡壽毫間者數十萬人淮西帥
以聞上命兩省侍從臺諫雜議公特為禮部侍
郎直學士院獨謂間者使人之歸雖言虜亂形
已見而法制猶行國中不應遽至是且彼方與

真西山文集卷之四十一
三
轉交兵疆壯者既悉驅以北安知非故捐老弱以嘗我受之則耗資糧困根本不受則使中原遺黎有離我心或謂吾方有事中原因其來收卹之其名豈不甚美顧吾之力有限而彼之來無窮門庭一開後將有不勝悔者是謂以空名受實患爲今計獨有遣重師簡良將增屯廬楚間屹如巨防列據要害使兵威震疊敵人望而畏之設流徙果有來歸則諭之曰吾非忘爾民者柰兩國和好何或至集而來不可遏則諭之曰大兵不知將疑汝爲寇而加謬焉吾不能汝

救彼亦豈不知避初檄其境守者告以民饑當卹邊事貴靜之意理直詞順虜必媿服未幾以公爲賀金國生辰使時虜方移文吾三省樞密院問以邊增戍等事公白侂冑謂慶曆中契丹以本朝益戍守浚塘泊爲問當時答之之語雖務委曲涵容然亦未嘗以其言遽自撤戍也今我增兵淮甸蓋防彼境流民事發有因非出無故且彼已置元帥於歸德治行省於汴都簽兵刷馬紛然並舉在我豈容無備今答之之辭宜曰增戍之事本朝豈有他心大國自爲過計今

欲撤去夫豈其難弟須元帥行省悉命收還剋
日同時彼此俱罷庶幾兩無疑阻用固歡盟至
於規恢自是素計惟當觀釁而動出於萬全要
必濟之功無輕發之悔既次鎮江聞有朱裕者
謀襲漣水不克公以書白侂冑請誅之以儆來
者次楚州申言之謂此不懲必啓邊釁且絕江
以來具見防秋鹵莽狀山陽乃昔人家計處而
單乏尤甚今輕啓敵疑萬一乘吾之虛猝然豕
突何以應之將度淮又以告朝廷不得已如公
言虜遣其臣喬宇逆公並轡行道中宇言和議
不可輕變公曰本朝家法一本仁厚於民命尤
所重惜其肯輕用兵乎惟北朝勿聽間諜之言
自今各崇信義則浮論自息既至燕虜遣其臣
李著館公著謂其主即位以來專行仁政未嘗
妄戮一人公亦具道本朝之所以得天下與上
之所以守天下者曰今聞大金皇帝之德如此
兩國之民幸甚著以增屯戍納叛亡爲問公曰
日者兩境姦民互爲出沒本朝皇帝以邊臣之
失職也旣絀降之又頒黃牒以約赦之且戮生
事之人于境上北朝視此可以泮然無疑矣彼

姦人撰造語言何所不至疑之一字讒間之媒
疑心一生姦邪將乘之而入非兩國之利也公
與虜言皆披露肝膽而陰有以服其心故虜君
臣稱南人之忠信者必曰李公公之來歸虜
疑頓釋召其臣之宜撫河南者還而罷發刷兵
馬當是時邊患幾息然侂冑意銳甚鄧友龍輩
日從吏不休公深憂之見上具言臣踐虜庭見
其民心日益渙散若朝廷以去歲舉兵出其不
意雖犁庭掃穴事亦非難而邊頭小人初無遠
慮輕出鈔掠以警覺之我謀既洩彼遂生心非

虜無可圖之釁乃吾未得制虜之術也臣謂今
日進取之機當重發而必成毋輕出而苟沮漢
高帝燒絕棧道人謂無復東意一旦席卷三秦
遂開帝業越懷會稽之耻三欲出師范蠡以爲
未可洎時既至蠡以爲請卒禽勁吳何則慮之
精而發之果也惟陛下焦勞憤悱以感天人之
心策勵振作以鼓忠義之氣內之圖回審固靡
毫髮之或遺外之彌縫周密泯形迹而莫見毋
急近功輕撓成筭大數既得機會可乘然後燦
逝電發掃清河洛退見侂冑亦狼狽言之會虜

使來賀正且朝見失儀喜事者因以激怒朝廷而陳景俊使北還贊舉兵甚力於是荆淮宣諭之使出公勸參政錢公象祖力遏其議錢公得罪貶公以邊事將作請令近臣條畫利害詔如其請公謂先發制人雖貴神速兵應者勝亦存謹重向使邊鄙小人不妄動驚敵而我先發可以成功今虜在在宿師人人建畫開河除道治舟積糧王師一日首塗彼豈不知動息設或堅壁清野據險設伏以佚待勞此聖慮所宜深軫也及論蜀襄陽形勢甚悉而深以腹心爲憂終欲待其先發然後應侂冑意不悅幾逐公四川荆淮各置宣撫使而兵出矣公顧力不能遏則請追貶秦檜以作士心王師所至犇潰公薦立公宥可付重寄遂以代友龍又請追回諸道兵專意守備以殪弩扼清河舟師拒海口而命諸將審間謀遠斥候以防賊之遽至運兩淮金帛分貯姑蘇金陵募舟師闔廣以護江面田琳軍雖潰然肩矢石拔重圍戰甚苦宜撫慰之郭倬李汝翼縛邊將田俊邁昇虜人宜置詔獄鞫其罪事多施行一日侂冑留公屏左右曰蘇師旦

負恩蒙蔽將逐之公以謂如何公慮其意未決也則極言師旦怙勢招權其門如市使明公負謗天下敢怒而不敢言若止奪節奉祠未足以當其罰且斷蛇弗殊事愈可憂侂冑問何以處之公曰非竄籍不足以謝國人弭謗論侂冑喜以草奏屬公明日師且貶且沒入其家資海內稱快公又歷言邊事欲繕光濠等處守備閱戰艦罷糧夫論散卒之復收者令以忠義報國錄韓世忠楊存中破敵事戒勵諸將回海道之師使駐紮角以精兵數千人循江上下用備不虞

時邊兵新衄大敵且奄至上下皇駭莫知所為公晨夕殫慮所以區畫者有方上遂命公與政郭倬具獄來上將議薄責之公言仁祖時黃德和特以不救劉平石元孫又誣平降賊至坐腰斬倬汝翼之辜淳於德和其可輕貸乃卒論如法虜既犯淮公請發椿積緡錢百餘萬遣使犒師以作其氣謀報虜壻挾田俊邁在宿州公請遣俊邁子允修赴宣司爲異時通信張本及薦丘公宜督視軍馬皆從之居無何虜遣韓元靚來立公以書來告謂虜勢尚強在我且當遵養

彼既先發其端豈容不領其意欲遣人護之以
歸將必大得要領公深然之和議之端實肇於
此既而立公以書幣自通于虜帥虜帥復書專
以首謀指侂冑而廬和六合皆告捷侂冑遂不
復以和爲意公憂且憤因記張忠獻公符離師
潰後有論和事疏及與虜帥書命吏錄之示侂
冑且曰張公平生以討賊復讎爲已任洎隆興
初事勢未舉亦權宜就和苟利社稷固難執一
惟公以魏公之心爲心庶干戈早戢南北再安
公既親草虜帥書將自督府以遣而侂冑復中
變改命知院張巖督視而召立公以歸言者復
論立致書議和爲辱國語併及公蓋立之進實
公所薦方韓元靚來立以書白侂冑謂和議可
成然與虜往來文書當暫去平章銜庶幾虜必
聽侂冑大怒謂其搖撼朝廷立之迹既危而公
亦數求去時蜀被攻急宣撫使程松與其副吳
曦不成公自請出任西事侂冑既許之又迫衆
言而止未幾吳曦以蜀叛公謂惟和議亟成則
西事不勞而定又擬進旨揮付安丙等使圖之
居亡何丙果殺曦擢丙以端明帥西路兼宣撫

副使下詔慰安全蜀赦興州軍民與興元金州
兩軍之脅從者遣官告吳璘廟以其忠勞特存
其後命後臣宣諭且勞其師下制總司條寬恤
蜀民事士大夫不幸誑誤者釋其罪其耻從僞
命而去者許還故官凡皆公所建白也王喜李
好義賞未敘公屢言之喜遂除節度使曦之叛
也割階成和鳳遺虜曦誅而四郡未復朝廷以
爲憂公言蜀天險兵又素精邠者曦與虜通故
爲敗撓今元惡授首將士人人用命四郡不患
不復未幾如公言公乞顓降德音慰安勞來而

亟選守令以拊之在廷蜀士少公薦楊子謨等
十三人皆一時選張巖求罷甚力公復引立公
任江淮事不從而以殿帥趙淳制置兩淮令諸
將皆稟節度公言得與田畢故等夷今使受節
制必不服又不從先是曦旣誅具得通虜本末
歲月在交兵前公請下詔暴其狀以示兵端非
專自我出庶速其和上命公擬進詞旨痾切讀
者感奮然從胄怙權遂非日益甚公雖歎曲調
護迄不能回天下大勢浸以岌岌公忠憤填膺
思爲國家翦除禍本會今丞相史魯公密奉宸

斷徃來締議公深贊其決遂訖天討公既兼行
二府事方建白正儲闈召故老開言路盡下情
凡大命令多公所自草庶幾滌除秕政疏滄治
原而言者以傳會詆公斥使居外矣論者雖共
惜之然惟懼事秘公之謀議始末四方有未之
知者及辛未詔書出然後公之心迹昭然暴白
而天下至今稱爲名臣公字季章眉之丹稜人
曾祖夙贈太子太保妣郭氏濟陽郡夫人祖中
故左朝奉大夫知仙井監贈太子太傅妣史氏
東萊郡夫人考壽故敷文閣學士修國史贈端

明殿學士太師益國公謚文簡妣楊氏益國夫
人公以父任授承務郎監鳳州比較務主管刑
工部架閣通判永康軍文簡公薨終喪仍通判
永康以導江縣竹估錢最重力請于諸司以聞
得旨均之諸邑以詞賦冠類省明年賜第于庭
除將作監簿丞相留衛公以恬靜不競薦命召
試館職對策凡五千言自人主至大臣臺諫以
及權倖後宮皆深議無隱除正字以益國夫人
喪去服除召赴闕抵建康奉壽皇諱驛上皇帝
書曰天下不幸陛下新罹大憂向者定省之禮

有愆群臣辯爭甚切臣獨謂春明豈不知此所以然者心懷疑疾有以亂之也昔英宗亦以疾事太皇小有不至諫官奏疏東朝謂豈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其後英宗清明既復母子之愛歡然如初今天降割于我家聖心未及改爲而壽皇奄忽不待側聞閔凶之初尚以疑疾不及視歛陛下試思此身乃壽皇遺體此位乃壽皇付託追報之義所當如何而五十年父子之至恩數千載綱常之大義特以一疑字壞之惟因此大憂醒然覺悟追執喪紀內盡哀敬如此則雖不正於始猶可正於終彝倫尚存未至全泯再除正字時上已御極公對謂壽皇在殯太上以疾未能執喪陛下樞前即位素幄御朝寔伐聖父行禮惟厥初觀聽所屬宜以追慕爲先引見群臣及發殯施令詞氣之間皆當寓國家艱危不得已爲宗廟社稷勉膺付託深致慘戚之意而內庭燕處起居膳服之節悉從賤降務使情文相稱以盡孝思又謂天位至重守之至艱後世辟王或汰然以位爲樂此昏明治亂之所由以分也陛下聖敬日躋臣謂宜正固君

德先誠其意自古人主或徒善口耳而心未必
治或暫能戒懼而心必怠荒故可象之儀止見
於當宁之嚴而輕佻之度或發於宮壺之邃此
由意之未誠無正固之德故也臣願稽古問學
必明於道德之歸克已治心必根於惻隱之實
坐朝入宮無莊肆之異自家形國循先後之宜
使表裏無貳始終無間如此則天質日茂聖功
純熟形於運用隨寓皆應侍講朱公熹以內批
出守公言陛下始初臨御召熹勸講聞者無不
興起蓋以熹海內鴻碩學術醇正足以輔導聖

質開廣德心向者或疑其過於恭勁必將以難
行之事強人主而熹自入朝溫恭守道愛君憂
國造次弗忘間有論奏詞氣忠懇不失臣子之
禮今在朝甫四旬得望清光密輸忠款未數數
也而命忽中發不由中書何陛下始者召之之
勤而今者去之之亟也祖宗立國全在紀綱維
持命令必由三省墨敕專行乃是衰亂之事陛
下始初清明豈得效尤側僻盡棄家法班對謂
陛下起潛邸履尊極雖祖后神謀與中外推戴
之力然原其所自實由太上與子之志素定於

清衷竊聞先有宸翰降付中書其語有云歷事
歲久亦欲退閑太皇因之亟決大計觀此則內
禪本末蓋出於壽康而成於慈福臣伏見高宗
皇帝常宣示上皇親書八字內有便可即真等
語宰臣李綱奏曰此乃陛下受命道君宜藏之
宗廟以示萬世臣愚以為太上向德和豫不得
與於哭泣之哀事有不幸人子至痛致陛下即
位適當洶洶之時深恐天下後世所傳異詞或
不知太上之實有疾與陛下所以勉承大寶本
由親意萬一流言訛舛有失事實殆非所以宣

昭至心篤厚人紀也今幸有當時神筆具存謂
宜特賜宣取如李綱言藏之宗廟以示萬世從
之除著作佐郎兼權刑部郎官請外知閩州以
早請于制置使得米五千石賑飢民始制司置
廣惠倉于諸州而利路獨無有公謂本道蓬閣
等處皆山田磽瘠民生最艱請於三路置倉為
儉歲備制司從之得錢引萬五千糴米三千七
百餘碩至今賴焉知漢州提點夔路刑獄召對
除祕書少監權中書舍人以家諱改直舍人除
遷宗正少卿仍直院都城災有司方窮治火所

自起逮捕騷然公白侂冑曰天聖明道中玉清
昭應宮及禁中火皆置獄寤治諫官御史言此
實天灾若反以罪人恐重貽譴怒又言火起無
迹安知非天意獨宜修德應之仁宗惻然並薄
其罪今當眎以爲法上以災變之百官條闕失
公言聖人之道不過得中天下之事不可極意
君父之眎臣子初起有彼此厚薄之間哉特臣
下以好惡之私互相傾迫理或至於過中事或
病於極意此漢唐以來禍階覆轍所以相尋而
狎至也臣竊見二十年間士大夫各懷異趣議

論紛紛是非不公彼此過當譬如人家子弟自
爲爭鬪父母亦隨以不寧而家事之當尊者顧
弗暇恤豈理也哉比者甄叙人物不問舊新中
外職司惟賢是用德意孚洽羣情歡豫宗社之
福也臣聞天下大器有同一舟舟平則安舟偏
則危元祐紹興之間姑置勿論止以仁廟時賈
昌朝范仲淹兩黨言之其間固多君子惟其一
存偏陂遂至黑白不分賴神文至仁如天輔以
韓琦之忠品節扶持融攝和會兩黨之際帖然
自消故天下之才不卒至於毀傷破壞而皆爲

國家用陛下大度明恕同符先朝朝廷大臣追
躡前烈皇極之建與天爲謀日者起從臣於久
廢恩遇甚渥以是知前日人才之放棄豈陛下
本心哉然十年之間壯者老老者病收之桑榆
固已晚矣臣願益堅此意以疑治功均眎舊新
之人才深鑒黨偏之害國使羣下私意左右奸
言不得以奪之則天下幸甚自慶元黨論起至
是始寢平故公力陳以堅上意權兵部侍郎俄
改權禮侍兼內制同知開禧九年貢舉時皇嗣
未立公首白發其端是歲五月立惠國公爲皇
子兼樞密副都承旨十月使北還明年五月權
禮部尚書八月參知政事明年十一月侂冑謀
篡同知樞密院事丐罷除職畀郡以殿中侍御
史奏降二秩居撫州嘉定二年令自便越三年
復元秩奉洞霄祠八年以御史奏削三秩仍罷
祠越四載乃復明年虜大入梁洋公乞下詔撫
將士曲赦沿邊民又言鳳州推官姚辛罵虜不
屈死沔州通判李耆壽耻汙賊手舉家自沈于
河宜見褒錄東西兩路兵失亡過半宜選募軍
中子弟及死事孤以補之上倚公爲重除端明

殿學士知遂寧府未至而潰兵張福等入益昌
戕王人略閬剽果蹂蓬溪徑抵府下公前已稱
詔遣人持檄諭福等累數百言福等讀之泣下
曰李公正人我亦知之即約日解甲以降會官
軍至挑賊賊忿盡燔官寺邑屋至府治則曰李
公且來居此吾不忍毀公復馳書大將張威使
卷甲以西且諭成都諸司調嘉定黎雅塞丁牌
手來會戰賊時退據茗山意叵測公與東川侍
郎稟數以逆順禍福譬之賊遲疑未決間張威
以大兵至夜遣人叩府門求藥物曰賊壘堅不
可破將選死士梯而登以火攻之公曰審爾必
多殺士卒曷若斷賊汲路與餉道使不得食即
成禽矣以長圍法馳授之賊遂平賊始授繫自
言我本自飛鳥走成都李參政誤我然公本志
實欲不煩兵而下非怵之也公始至戮惡少年
之爲賊鄉導者數人有進士王洋女爲賊所得
洋往救死之女亦不屈自投于池水賊傷其腦
不死公賞以冠帔又奏封孺人贈洋通直郎民
居未完復貸緡錢使築之日發藏粟以飼餓者
繕城郭閱禁旅百廢具興明年引疾求奉祠報

可去之日送者傾城邑父老至泣車下以明堂
恩封通義郡侯十五年六月薨于家年六十有
四始屬疾即親草遺表援張方平奏仁宗語陛
下猶天地父母豈與犬豕豺狼較勝負今臣剽
聞虜用事臣侯姓者嘗引王猛符融言告其主
曰國家本戎狄江東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
使其果有此言亦望略示善意使疆場少安民
得休息除資政殿學士通奉大夫致仕訃聞輟
視朝一日贈金紫光祿大夫十七年三月某日
塋于丹稜龍鶴石巨原夫人張氏累封通義郡

先公若干年薨子銓其官鑄其官鱗其官女適
某官虞香孫寅老惟眉山自蘇氏父子以文章
冠寓內而頴濱遂踐政席為元祐名輔臣甫若
千年而文簡公出以海含山負之學松勁玉剛
之節標式當代公之兄弟皆世其學文采議論
震耀一時公亦與聞國政人謂有光蘇氏然頴
濱之執政也朝廷清明衆正在列志同而道協
故其用力也易雖時論中變身弗見容而大節
瞭然士無異議公之進也不幸當姦臣竊柄愴
夫士人參錯要塗陰拱旁伺前跋後窺故其用

力也難方事之殷客有諷公曰嘻是吾心也然國病矣我去誰適謀此彼苟慈明王子師温太真何人哉公念回幹事機非人莫可二三年間孜孜汲引布列中外殆不可勝數其大者則主立公定使顓閫拔錢公象祖復與政後卒獲其助又惟姦臣死黨師旦斂其魁桀不去之則事不可圖故乘機排擊靡遺餘力方是時猶凝冰凍雪天地慘烈而潛嘘微陽默導生意屢屢乎其難迹不晦則身危幾不密則事敗故公之低眉抑首若無所違拂者是乃深為宗社計也持

此濟事而欲人人察其肺腑顧不愈難乎此公與潁濱之所以異也雖然公之行事本末亦可攷已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公清修峻潔雖在廊廟而風致超遠如山澤間人憂時憫世鬱然見於眉宇平居鞠躬履地退然若不勝衣至義所當為焮厲迅發雖賁育莫奪也除姦之日再拜辭家廟而出曰不幸則以死繼之平生嗜學如飢渴羣經百氏搜討弗遺於本朝故實尤所綜練國有疑議旁摭廣引如指諸掌其為文本於至理而達之實用淳澁侷麗之作未嘗輒

措一詞少而好詩晚謫臨川箋王文公詩為五
十卷至懷清臺明妃曲等篇則顯譏之不置也
其所自作知詩者謂不減文公有雁湖集一百
卷內外制二十卷臨汝閑書百五十卷接毫八
十卷消塵錄三卷中興戰功三卷初趙忠定鎮
蜀輯國朝奏議為若干卷公與討論晚又編中
興奏議若干卷經筵奏下本州錄以進御蓋深
有補治道云其之少也以文墨小技辱知於公
雖登門之日未久蓋庶乎所謂知公之心者况
嘗與修史牒於開禧時事頗究顛末而銓等以
銘識為請義不得辭銘曰

君子之道

或出或處

夫豈一端

惟義是主

雖不亂羣

乃否之亨

遜或可為

亦與時行

哀哉斯人

如隋薪鼎炭

不有君子

孰任其患

納溝之責

豈不在予

褰裳濡足

其得已諸

郿塢未夷

允若耽位

無湖未討

嶠若求媚

方其濡忍

賢哲猶疑

及其夬決

世俗亦知

吁嗟孽臣

以國為戲

黨論未銷

更稔其議

縹鳥高逝

茲惟厥時

李公之智

胡寧昧斯

有梟有狐

閃朕清晝

儀儀鳳麟

可與並圖

始議北伐

既弗苟隨

迨使而歸

又獻厥疑

維道之常

弗合則去

宜去而留

公獨奚慕

國既病矣

予去何之

及今有為

猶可扶持

鞠躬盡力

成敗孰計

惟一廼心

庶克有濟

拔其角牙

俾日以孤

窒其耳目

俾日以愚

而我之交

氣類環合

割如迅雷

震此枯枿

皇綱之整

公翊其成

和議之復

公啓其萌

億萬維生

再安衽席

身雖排根

曾豈是感

揆諸三賢

事或不同

濡跡救時

則同一忠

我銘斯石

一語敢謬

欲知公心

天子有詔

皇朝文獻通考卷之四百一十一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二
墓表

建昌太守詹侯墓表

故建昌太守嚴陵詹侯將葬莆陽陳師復為之
銘既葬其孤其復請予表其墓予曰銘墓非古
也銘而又表之益非古也然古之欲銘先人功
德者有鼎彝焉今亡矣人子思顯其親將焉託
耶然則雖銘其墓可也銘而又表之於義何居
予故曰益非古也且侯之墓師復寔銘之以銘
者之賢則知得銘者之賢亡疑也子之欲顯其

親可亡憾也而奚以表為雖然予之於侯有所深敬焉又有所深惜焉侯之免倅而選于銓也銓吏曰是當復為縣夫倅而縣世之所未嘗有吏直邀吾賂焉爾侯獨曰縣可為也賂不可為也卒請宣之南陵以去既至塵民如在剡時歲方饑振而卹之尤力也夫自高而卑逸而勞世俗之所甚耻而不樂焉者也以其所甚耻故求所以免其耻者無不至也以其所不樂故凡可以遂其樂者無不為也士之所以失其常心者其不由此歟今以侯之事觀之非所謂卓然異於世俗者乎蓋不耻人之耻而惟賂吏之耻者知義也不避人之所不樂而惟及物之樂者好仁也義與仁天下之正理而侯皆有志焉顧卒不得少究其韞以死此余之所以敬之而又惜之也侯之可書衆矣予獨表其一節者以世俗之所難而銘之所未及也銘而表之雖有異乎右然書其銘之所未及以勸為善者是亦古之遺意也於是乎書寶慶三年十二月甲子建安真其述

宋故蘄州使君正節李侯墓表

嘉定十四年女真謀寇邊邊報至蘄蘄守李公
戒將吏僚屬豫修戰守備二月甲子虜絕淮而
南陷六關圍黃州蹂蘄水縣公命出兵迎敵遇
于橫槎橋破之居數日虜擁衆臨沙河經營欲
渡又破之明日虜兵大至決隍水焚戰樓皆為
我師拒遏以退又明日移兵要衝為必渡計我
師直前奮擊殺其渠帥一人餘鳥獸散虜雖屢
挫然自是謀益巧攻益力未幾遂傳音城下圍
之數重虜燔吾所立柵我師爭之殺將卒數十
人奪所佩印三月丙戌朔虜攻西門射卻之有

據胡床督衆者斃以一矢虜造望樓以窺我我
為疑兵以視之既又使人持書來脅降吾守者
公命戮之而還其書越二日虜以攻具進我亦
設械禦之長斧巨石當者糜碎煙燄所及蕩為
飛埃夜則壯士禱其營每輒克獲居數日虜攻
北門銳甚我師縋而下勦其人毀其梯衝既又
迭攻吾四墉皆敗走前後踰再旬卒不能得志
於我會黃州失守復鳩其醜類以來我之將士
軍民殊死鬪亡一毫退沮意虜技窮垂遁矣不
幸援師遷延莫至我之叛將復導賊以登辛丑

城陷公與其子士允猶率衆力戰不克死之嗚呼公藐然一儒生爾使其雍容朝著論說古今不過以德人莊士目之一旦憑危堞嬰敵鋒竒變捷出若老於戰陳者援路旣窮竟以身殉其堂堂大節視晉之卞侍中唐之張睢陽無不及焉議者徒知公倉猝所立之絕人而不知其積之有素也開禧中某與公為僚于閩帥幙府居相鄰游相樂也公嘗慨然見語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此吾輩八字箴特患立志非堅爾某敬佩其言一日有詔書廟堂以糜捐自誓者公毅然正色曰士大夫此身獨當為君父死爾可輕以許人乎此公伏節死義之心已定於平昔講學之素矣及是喟然謂其僚曰吾以書生再任邊壘行年七十亦又何求獨欠一死爾寇至當與同僚戮力以守不濟則以死繼之吁公之素心堅定如此其視事窮執迫不得已而死者可同日語乎昔者子路問成人孔子旣以見利思義見危授命告之矣至其門人子張又以見危致命見得思義與祭思敬喪思哀並言之聖賢平日講論必先以危難自處他皆言思而此獨

不言思者豈非死生之際惟義是徇有不待思而決乎此公所以自斷而弗疑也公之學主於力行而充以涵養平居接物容色晬穆飲人以和見者意消至其論是非辨邪正則凜焉不可回奪其久從公游覘之熟矣嘗竊以謂仁以為已任死而後已者公實有焉使其見用於朝居扶顛持危之地則若汲長孺之不可招麾蕭望之之折而不撓皆公所優為惜也巨木百圍不得以棟楹九廟暴風疾雨仆之於窮山荒谷之中自公而言固得其所以死而為世道人材計者可勝痛哉世皆言公守蘄以扞賊有蔽遮舒巢之功其獨謂公之一死足以激昂天下臣子之心使知幸生不足榮而義死不足畏帥是以往人人皆金城也保全二郡直其細爾還觀一時邊鄙之臣蓋有惜死而逃者矣鼠雀偷生迄亦不免含媿入地猶有餘辜公雖歿而義烈昭然與天地日月相為亡極是豈不深可貴耶始公之議城守也通判州事秦侯鉅教授阮君希甫實與公協同一心其參與籌畫則軍事判官趙汝標知蘄春縣林榮主簿甯時鳳其分任守

禦則統領孫中江士旺監轄嚴剛中是數人者
職守不同人品亦異然皆生盡力死盡節無一
首鼠自全者事方急時或說甯君出城以追難
甯曰平時辱太守深知賊至之日握手丁寧勉
以忠義今可負之邪觀甯君此言則公之以誠
與義感人使至死不忍背者其必有道矣公既
闔門蹈難兄之子士宏適來省覲亦與焉某時
憂居故山有以其事告者悲慟久之顧謂家人
曰天必不絕忠臣之後已乃聞其長子士昭以
先返舍獲全噫天道之可憑若是哉初公為惠

民倉屬其書其事於石變亂之餘公私廬舍俱
蕩滅而此倉歸然獨存遺民來歸賴以有濟公
雖死其惠猶足以救饑殍活生靈可不謂仁矣
乎世降俗靡士大夫以全身保家為賢聞公之
死相與訾議者不可稱數賴天子仁聖愍書恤
典所以褒揚者甚寵然後人知忠義之獲報而
公之道始大光明于時故龍圖閣學士四明袁
公既銘其藏士昭復謁某表其墓某惟袁公之
賢其言足以信萬世不待表而見也獨念平生
與公交踰金石其可默亡一辭輒叙所聞與誌

銘所未及者以煠後之君子嗚呼公今已矣士大夫聞風興起豈必危難而後見哉立朝事主以盡忠竭節自期涖官臨人去苟且自營之念則是亦公之心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高山則仰之光明正大之行則必行之非可以徒仰而已也有志之士其亦勉諸

九峯先生蔡君墓表

君名沉字仲默姓蔡氏西山先生子也先生嘗特召堅辭不起世謂之聘君云聘君以師事朱文公而文公顧曰季通吾老友也九性與天道

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通焉其篇與傳微辭突義多先令討究而後親折衷之故嘗輯其問答之辭曰翁季錄者蓋引以自匹也當是時西山之名聞天下君之昆弟自勝衣趨拜入則服膺父教出則從文公游文公晚年訓傳諸經畧備獨書未及為環牀門下生求可付者遂以屬君君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聘君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亦曰成吾書者沉也君既受父師之託廩廩焉常若有負蓋沈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攷序文之誤訂諸儒

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群聖賢用心洪範洛誥
秦誓諸篇徃徃有先儒所未及者其於洪範數
也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
之數數始於一竒象成於二偶竒者數之所以
立偶者數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
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為
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之為六千
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
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源窒變
通之妙或即象而為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

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傳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嗟
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
失得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
非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君於二書闡幽發
微至於如此真不愧父師之託哉慶元初偽學
之論興文公以黨魁絀聘君亦遠謫春陵君徒
步數千里以從九疑之麓最楚粵窮僻處山川
風物悲涼慘愴居者率不能堪君父子相對獨
以理義自怡說浩然無湘壘之思楚囚之泣也
聘君不幸沒貶所復徒步護柩以歸有遺之金

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寧隨所止而殞
不忍累其先也時年僅三十即屏去舉子業一
以聖賢為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
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衆理具備
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聘君嘗著律呂書演八
陣圖皆為文公所嘆重然學者鮮闕其微間以
邛君毫析縷解使人洒然亡疑至象緯運行陰
陽嚮背厯厯如指諸掌其志以經世綜物自任
而道與時遠遂指山林為歸宿卜居九峯邃奧
重掩雖當世名鄉物色求訪將以用君不屑就

也其文長於論辨詩早慕太白晚入陶常社中
至其吟詠性情摹寫造化則又源流文公感興
諸作非徒以詩自命而已其之生也後不及拜
聘君床下而喜觀其書嘉定中始見君后山未
幾過予洪都之郡齋留止數月暇則相從質問
得所未悟後三年將之潭詣君以別戶庭絮幽
竹樹茂美如適君平子陵之居伯季聯席衣冠
偉然若圖續中見古人物會季敬子公晦蔡元
思繼至引觴命醕名論迭發雜以辨爭竟日散
去未知別離之可重也比年退處念一相從於

蘆峰幔亭間迄不可得而坐中客如君與公晦
父皆不復存然後知一日之會為千載之訣其
亦可悲也夫君之沒實紹定三年五月壬辰年
六十有四 是月甲寅葬九峯之東原始君之名
若字文公寔命之欲其潛心體道默而成之也
及君長子圭公復命之曰模欲其循法履度動
與道合也公之屬君父子者如此君既克佩師
訓模亦進未易量次子抗以明經擢進士第餘
亦嗜學有立蔡氏自牧堂老人以道術名西山
振大之君與二昆又相與闡明之然皆湮淪弗
耦或以為蔡氏恨予白是不足恨也魯之魯氏
自蒧以後未嘗仕而聖師與其志道統得其傳
至西猶蓋比管仲是其所得多矣漢陳仲弓子
孫繼隆貴然公慙卿卿慙長位高而名益下君
子病之若君之家學淵源河洛羽翼魯鄒繇祖
暨孫先後一轍言學之有本者必推焉此其可
貴豈區區人爵比乎君之言行予友黃君自然
狀之模復謂予表其墓予不得辭也故為叙其
梗槩俾刻之石後之君子其尚有考於斯

墓誌銘

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李公墓誌銘

寶文閣待制李公既歿其孤洪宗為書赴某于西山精舍且請銘某曰僕非能銘者也矧方儼然在衰經中敢辭洪宗書再至接昔人故事以請甚力某滋不敢當顧念昔者假守溫陵時公與故寶謨閣直學士楊公炳今顯謨閣直學士傅公伯成以法從者德居里社年皆垂八十矣泉人號三大老歲時讌集龐眉華髮奕奕相照若圖畫中人某以後進後之游蓋相予歡甚洛陽之別意各黯然視公色尤若眷眷者自江西來歸公數以書問生死今纔幾時而遽不起乎則為潛焉出涕而公之言行事蹟傳公實狀之其雖不能銘然賴傳公之文足以傳信行遠用不復固辭蓋公生中原名族能以文學政事世其家而清白廉介之節終其身未少變世之稱公者以是而已至於立朝正色能言人之所不敢言則世或未之知也開禧初元公自湖北召對首論建事立政必廣詢博採以盡下情因言朝廷政令之更變者數事且曰此特其小者爾有大此者苟不謀於衆而遽欲革焉人言未同

人心未一殆恐發之易而收之艱時韓侂胄用
事久欲弄兵倖勝以固其權人情洶懼鄧友龍
輩以從史傳會據要路異論者輒斥帷幄近臣
噤不敢發一語公新從遠方來顧抗論如此識
者疑其忠迨進貳版曹又以居獻納之地有大
利害輒盡言於朝亡所避既兵敗于外鄧友龍
以首事生覺蘇師且以謀將納賄皆坐逐公以
為猶在善地未足塞青移書侂胄乞敷奏顯正
其罪且謂聖上寬仁若未忍即加誅戮亦宜更
議遠竄以解天下之憤時侂胄雖勉絀二人以
遣謗而意常忿之不衰故士大夫以公言為難
權臣雖不憚然憚公之辭直弗敢怒也更化後
迄如公言嗚呼公其可謂剛正篤實之士矣予
故表而出之以示當世云公諱詵字誠之系出
唐郇王禧由郇王十一世至漢宰相濤仕本朝
為兵部尚書又四世至駕部郎中贈太子少傅
諱景山子六人曰昭玘元祐間為起居舍人其
季曰瑒則公之曾祖公也世居濟之鉅野建炎
中文肅公避地于泉因家焉今為晉江人國朝
以文治天下方全盛時名臣輩出率由文學選

元祐內相眉山蘇公為天下宗師中丞高郵孫公亦時儻人右史游蘇公之門而悟作文之法於孫公淵源所漸至文肅公宣和間領內外制文名盛天下建炎中興雖由忠力位執政一時大詔令尚出其手故李氏號文章家公逮事文肅公然尚幼於諸後兄弟年相若者已獨嶄然見頭角太中公既以疾不仕望其子甚切公蚤慧知奉承太中意日勤於佔畢年寔長益務博覽書史采摭前文人所造語及奇字險韻備作文之料具日阼阼不休其為文下筆輒千言賦

詩它人方儲思已成篇矣年十三用文肅公休致恩補承務郎既冠監潭州南嶽廟會朝廷始嚴銓試法中之調興化軍仙遊丞年雖少已有能聲諸臺多諉以事主管南外睦宗院時有以南外宗鬻酒之弊聞于朝更選任前度友郎趙公不敵為宗正革去掇歛積壽宗室女有年長未嫁者悉擇所配令有所歸公多所建白史文惠當軸陳正獻梁文靖咸以書薦公可用將以二令處公公以親養不樂遠去求通判漳州以歸漳舊號閩中道院為倅者又多以迫為嫌事

非部使者所諉漫不可否公悉心以佐其長鉅
細無所隱時劇寇沈師旣平而它盜相挺於鄰
壤公被帥檄為防備郡以無警帥忠定趙公以
其事聞且乞用公知汀州事雖不果行而當路
由是益知公才遂擢知黃州孝廟臨御又益厲
精邊郡尤不輕畀宰相初以公姓名聞上問如
何人宰相以有吏能對可之公旣對首論邊郡
數易之弊乞倣漢制令郡守兼領武事遵祖宗
久任邊將之法上意甚悅將赴郡趙公時再帥
閩謂公曰黃邊江賈舶至困於重征而舟無所
泊多以風濤壞蓋求所以為泊舟之所公至首
訪利病會歲饑遂以官錢募飢民開內澳六百
丈民不病而商客以濟治以最聞部使者交
薦任滿奏事乞於冬水落時凡沿江沙淺處增
置守備光宗開納詢問甚悉公奏對亦詳遂至
移刻玉音諭鄉退條具以聞公復條上聞者謂
將用矣會宰相留公丐罷待命于郊公對雖稱
旨無將順上意者以公知潭州未上丁太中公
憂服闋知袁州為政如在黃時江西號粳稻之
鄉然民無貯蓄一遇儉歲常平所儲旣數又必

關白使者待其符下每患不及事公搏用度凡
厨傳苞苴等事一切不為既有餘則儲米幾二
萬斛名之曰州濟倉春夏糴貴則發以糶秋冬
收成復積之如常平法朝廷知公治行用為夔
路提點刑獄未幾除轉運判官蜀四路惟夔最
崎嶇山峽間民貧窶然水耕火耨官苟無擾亦
廩廩足公約束郡縣省追胥理冤枉禁苛暴一
切以靜治人用率服漕置司夔子屬郡有鹽鹵益
之利歲計取足羨錢猶多吏或不良以羨為市
公悉以代上供之虛椿補綱運之隱沒幾二十

萬緡移荆湖北路兵興將啓調度多屬之王人
而外計寔任轉輸之責公選用屬吏鈎考稽隱
計事無乏會攝總餼前使者盜用庫錢二萬緡
充饋賂至以買妾將為欺隱於官入書未及而
死吏皆懼累公以其死也不欲暴其事密聞於
當路以其緡為應副其喪事而已人以公為長
者召對除吏部郎遷大理少卿尋遷卿會詔獄
辭所連有當權及時宰所仇者欲因中傷之公
無所觀望案上復却弗顧也卒獲其平在廷尉
三年每獄上雖以情法酌其輕重為當必白于

廟堂曰有司但知守法朝廷當從寬典若有司欲翫法是恩歸於已而怨歸於上朝廷欲盡法而行則又人無所措手足矣其言委曲而不激故多施行寺修斷例久而未就公乞顯命編修官且立程限又以例四萬餘汎然無統難於編閱若徒流罪設有出入有司處斷雖或過差未至相遠至于當死而生生而死其相去殊絕請以大辟案分為十其七編麗死比而獲生者以示好生之仁其三編附生比而論死者以存止殺之意前此未有以為言公白發之號稱職未幾權戶部侍郎方時多事調度百出公盡心於其職部舊有總轄司以鈎攷五子司錢物出入之數知其虛實後廢公請復置之吏率惡其害已郎官有不快意者中於言事官遂以論罷朝廷知其誣不半歲授祠祿再閱月起帥廣西時江西賊李元勳未平連湖廣數路皆警公分遣兵戍措置寨柵諭集土丁据守險要盜不能犯其治郡一以寬厚廉靖為本而積年逋寇設為方畧督責悉擒連歲大稔邊徼無事除集英殿修撰繼陞寶謨閣待制且因任焉公力求出外

遂以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建俗剽悍輕於殺人
人有鬪者公責旁人諭解其爭且明長少上下
之分俾知有禮方楮券稱提之令下部使者奉
行過當或計物力科買或責充券之家日約以
若干錢或欲盡官帑所蓄充於民以昂其買公
以民既徧受其害官亦將空虛多尼不即行或
讒諸朝謂公害稱提之政然閩中自更幣後為
政者爭事苛急而告訐之俗興編民貿易小不
如法輒坐黥隸沒入由是畏楮如毒虺得之者
惟恐推去不速也自公下車行其所無事然後
人視楮為可用無復前時疑畏之患要為有功
於稱提者而朝廷未之知也因公丐罷命進職
三等奉萬壽祠以歸既退居于家始買地臨河
更宅劣可居築樓東偏扁其下曰矍菴對河為
圃手植花竹日徜徉其間性不飲客至賦詩奕
棊而已祠秩滿告老上命復畀祠者再嘉定十
三年十月八日甲子以疾卒于正寢享年七十
有七積階大中大夫職寶文閣待制爵隴西縣
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致仕進通議大夫遺奏聞
贈宣奉大夫曾祖瑒故朝請大夫贈少師妣仲

氏贈鎮國夫人孔氏贈鄆國夫人祖郟資政殿
學士左中大夫累贈太師謚文肅妣任氏贈魯
國夫人考紉承議郎累贈太中大夫妣陳氏贈
碩人公聚陳氏再曾氏並贈碩人子二人長慶
宗迪功郎早世次洪宗承務郎前監福州嶺口
倉女五人進士謝汝嘉承奉郎知湖州歸安縣
丞梁筵迪功郎前監台州黃巖鹽場曾子厚迪
功郎福州左司理參軍傅齊進士諸葛琰其婿
也孫男三人龔迪功郎新興化軍莆田縣主簿
集孫壽孫尚幼洪宗以是年十二月十六日亡

申奉公柩歸于南安縣上塘村之源從治命也
有文藁七十卷續通鑑長編分類三十八卷談
叢七卷藏于家初公以家世文儒少年勵志欲
由科第進諸兄弟方以文爭勝不相下伯父萬
如先生績獨愛公授以手所校西漢書曰此予
平日所用心子姪非好學不以畀也公朝夕讀
益從師友學為舉子文三預漕薦一為榜首再
試禮部不第遂棄去不復為而剽以它著撰及
吏能取知諸公其學問雖不顯名一家獨謂二
程先生發明聖道之傳蓋漢以來儒者所不及

寔生於黃遂於黃立祠且求朱文公先生之文以記之推原本始以示學者趨鄉居官不為詭激而可以惠利者無不為其大者固已大書深刻其小者若漳之建菴宇給閑田以便往來黃之創甓屋居戍兵以省科擾哀之寬過稅優行商以免寇害在夔在桂建營叢塚以莖流尸築銓館以待寒士架輿梁以利病涉積羨錢以振無告治道路以便行旅蠲逋稅以寬民力不可殫書性疏通易直所至不求官吏短長部使者有所施為可行則行不可行亦以書順導之使知悟賢者多樂從之執已見者聞以取怒守黃日轉運使者嚴偽錢之禁公謂私錢與官錢雜用已久一旦驟嚴禁公私折閱多人情不安在邊郡為非便漕怒以公為縱盜鑄公恬不卹已而漕竟以此罷廣西地曠且遠吏欺奉法楊公方時將漕性廉介不可干以私而嫉惡太過發摘多官吏重足而立公以臭味之同相予厚然意以為治道去泰甚遐方僻壤士大夫一遭按治至有全家流落不能歸者亦當時有縱舍由是未嘗以小過按吏也至建寧卒以與使者議

不合而去蓋其志在於惠養小民全安下吏而已利害則不問焉初文肅公薨未謚淳熙中近臣言及叱苗劉事孝宗嘉嘆特令定謚事下奉常奉常采謚法應事有功定謚文敏公謂建安叱折兇渠褒詔具在吁謀復辟忠烈嶢然豈曰應事既登朝請改之遂更用奉常考功之議易敏以肅又以文肅公遺藁以未流布懼歲月逾遠易於散逸鋟木于黃朱文公實為之序墓隧之碑未立謁于周益公公既銘之而復親為之書文肅公雖寓于泉以其左僻有意洪饒之居

公買田築室于豫章俾次子居之命其堂曰成志而身歸溫陵奉墳墓凡子孫所以顯揚先烈而繼其志者靡不竭盡其力可謂能孝矣家居守儉約不以一事紊官府任子恩既官其子及長孫遂於諸妣中擇好學而文者亢宗奏之然後官其外孫曾荷孫文肅公居泉僅有埭田歲租千斛五房共之至公悉推所當有以予貧者宗族及外姻之昏嫁死喪多隨力賙助之所以奉養則泊如也年踰六十即製衣衾棺斂之具前五年卜吉壤營壽域命之曰樂丘時造焉秋

九月屬疾乙卯晨起曳杖消搖于門見者謂其
良已後九日子姪輩環侍命坐語如平時諸姪
退甫及門已溘然而逝聞者傷惜之惟李氏自
樂靜先生以昌言直道入元祐黨籍厥后代有
顯人至公上承累世緒業遂歷清貫為天子侍
從之臣斯亦榮矣然使公平生所立或少自畔
於先訓雖襲紫傳龜顯融赫奕以之銜俗可也
豈昔人所謂不朽者哉教衰俗圯士大夫出身
名閥妄自菲薄以涖辱其先者為不少矣故某
於公重有感也若是予焉得不銘銘曰

維古之人

世德是賢

爰暨末流

以祿相侈

抑抑李公

奮于名家

一節初終

如玉不瑕

昔在滄洲

清醇亮直

亦有雲龕

毅然正色

元祐大論

律矣忠勳

奕葉相望

郁乎清芬

公曰艱哉

曷繼前列

飡菊紉蘭

漱芳濯潔

退然其容

山澤之臞

義激于中

可敵萬夫

噫嗟柄臣

盜弄少甲

公獨從容

遏其牙蘖

惟恢首鬣

惟冀鸞宮

可使斯人

善地是安

言雖莫售

聞者增氣

大化既更

迄如公議

逆逆龍鱗

搜之匪難

料虎之頭

厥維孔艱

人謂公祭

簪筆持橐

孰知公心

優繇一壑

容膝之隘

視猶廣居

梅竹之東

所矐者書

蕩節魚符

漢淮嶺蜀

有田一廛

泰然自足

世教日淪

夷祖昭孫

誰知李公

不辱其門

樂哉斯丘

公斯自卜

銘以昭之

過者必肅

宋文林郎誌銘

慶元二年五月某日金華宋君以文林郎廣南

西路鹽事司主管官終於廉州官舍是歲十一

月某日歸窆于隆興府新建縣龍子岡後三十

有三年君之子自適介章泉趙公昌父有謁于

建人真某曰先君子之葬也黨論方譁先友大

愚呂公子約書來告母遽銘自適不敢違歲月

颺馳丘中之木蔭數畝矣而墓道至今無文可

刻懼終泯焉亡以詔來者敢請銘某曰僕之生

也後不及撰杖屨從先大夫游且樸學無詞華

懼不足以有發敢辭自適羸粮逆旅凡三月婁
請弗予置且出其書數通其一曰宋某字茂叔
生於紹興壬申年十二三已卓然自立為鄉里
先進所知後呂伯共學其論通鑑貫穿不窮伯
共大奇之紹熙改元第進士主筠州高安簿豫
章帥王謙仲丘宗鄉尤延之皆待以上客宗鄉
使虜以為書狀官歸循行事郎掾融州秩滿辟
廣西鹽事主管官漕張君量胡元之又待以上
客蓋其氣象和平議論堅正明敏足以決事庶
勤足以勵俗不幸年四十餘卒官平時於經史
皆究極本原尤工詩篇興寄殊高遠嘗次陸務
觀韻曰欲求平易多成拙稍涉新奇却未工得
句直須參造化此身何必計窮通曾次所蘊可
見矣視其名若氏則故相益國周公也其友王
山徐斯遠南城包顯道又或傳其事或為詞以
哀之而徐之言曰茂叔之材內介而外通平居
一語不輒發及其慷慨論天下事是非可否無
所回隱雖平主故人執政柄在顯塗一事不可
君意必騰書責之弗置也至於通練世故熟識
閭里情偽吏治得失則雖世之以吏能著稱者

無以過焉茂叔其可謂有周天下之材矣謀讀
已矍然曰益公之言金石也雖微徐君之傳人
其有不信者乎夫傳猶贅也銘之滋贅也雖然
自適之志塵矣不可以虛辱則考其世系曰曾
祖裕贈奉直大夫祖有朝奉郎知郴州其歿也
東萊呂成公志其墓考沈學篤行高鄉人尊之
曰厲齋先生君之母在郴州獲異夢焉旣生有
異質甫年六七歲見經子輒成誦若夙昔郴州
倅長沙君年十四五南軒張宣公一見許其資
可以任道旣又執經東萊之門方是時四方雋
茂聚于麗澤者數十百人君未至一旦穎然出
其列成公寢疾獨以任重道遠屬君及大愚云
其掾融州守貳不相能事積弛官奉兵食至或
經年弗予君白守此戶曹責也則為分畫措置
凡廩奉先兵後官兵先外寨官先下僚而后以
次徧及燕餽它費則以幣餘當之郡仰鹽利以
給歲入比大虧君為爬梳剔治未幾復其舊先
是郡官秩滿多不能歸君請次第償其逋奉且
帥同僚助以私錢不半歲得替官亡留者一日
郡卒謀倡亂其徒群詬曰自戶曹來吾輩妻子

始亡饑凍者若等忍負之乎治獄細大必躬戒
吏胥毋得輒拷問因能書者聽自書不能者許
以吏代而面覈之片辭不同輒坐書者以故人
得輸其情雖重辟未嘗施一捶也田主愬其佃
不輸租君命兩造至庭詰之顧其貌頗相若密
使人盡取主家文書來驗之則庶弟也命還本
生而均其產以漕檄行視諸州獨雷守陳亮弼
有治郡材已乃聞其削秩以免蓋帥司水軍戍
于雷主兵官以等夷視守守顧奉承之陳至稍
絀其禮主兵官怒讒于帥劾之君為雪其誣且
曰兵廩於雷而不受節制非便也帥不獲已騰
君書于朝以誤奏自劾讒者坐削官而令雷州
節制水軍如君議帥故嘗薦君以是寘不說陰
使人物色其過始君以檄出州縣禮饋如使者
君一切拒弗內且責其文書傳吏牘人始疑其
矯及是亡秋毫可指摘庶聲益暴著疑者始大
服及為主管官故時月俸緡錢幾四百君按灑
令讒受九十千而已醜政垢弊久討尋其故大
要命脉在鹽亭戶還其未給本錢而寬其逋於
官者月再更鹽利亦頓復萬安黎寇作使者以

屬君方盛暑調兵食勞憊不遑息疾甚猶自力
治文書卻藥弗御掩關掃地以待終時母夫人
王氏留桂府君涕泣思念不少置垂死猶問得
無有後夫人所來者乎蓋自適叙君之事如此
而其遺文有曰人心至靈萬善畢具人之所以
異於聖賢者罪在自棄而不知求爾求之如何
博學而審問明辨而謹思窮理以致其知力行
以踐其實自卑而高積小而大顛沛造次而無
自畫之間則幾矣若夫溺心於簡易之說謂道
可以悟入聖賢可以立致戒多學之累而廢見
聞之益守見性之說而忘在養之功雖有得焉
烏知其非臆度料想之私乎而其自贊則曰忠
信進德之基孝弟為仁之本行貴日益文貴日
損聖賢之言雖不吾欺吾必求其真知念慮之
過雖不吾罪吾必求其亡媿嗚呼觀乎此則君
之所以為學與其為人可知矣若是其可不銘
君娶何氏生子六曰自適自道自逢自迪自述
自遜皆能世其學自逢易名恭登嘉定辛未第
嘗官國子學通判楚州今降授宣教郎女五歸
曹惟實趙與記沈隳早夭者二人孫男十有一

自君葬于洪諸孤不忍去因定居新建陽易俗坊云銘曰

世之誦君曰材與文顧是二者孰其本根蓋循循乎下學上達而凜凜乎不睹不聞履進修之實地戒超悟之空言斯其所以異於今人之學而不辱其師之門者歟

湯武康墓誌銘

予年二十六始識升伯於都城方是時升伯以詩文稱諸公間雄麗秀拔有古作者風致後十餘年濫官于朝又得其所為通變十二策者讀

之論說娓娓援古質今奮然有為國建策圖久安之志於是撫卷三嘆曰此賈誼長太息書也恨時無知君者亦自咎前日知之未至也又五六年再見于延平旋過予西山精舍相與論洙泗伊洛之源流與朱陸氏之所以同異者旁及方外之學融會貫通卓然自有見處殆非前日升伯矣越二年起帥湘中求士之可與偕者莫吾升伯若也凡再聘始來來則朝夕與處坦乎其恬夷窈乎其靜深望而識其為知道者氣象則又為之驚嘆曰升伯別我幾時而涵養至是

耶蓋前後二十寒暑而五見君見輒有異非其
信道篤進德勇其能日充月益如是乎予嘗病
世之學者誦咏聖賢遺言而未嘗反躬以驗其
實故雖見聞知識若日進而不可禦回視其人
氣質之偏心術之蔽或終其身而亡改焉則亦
何貴於學耶若吾升伯蓋用心於內而求踐其
實者也故其積中形外有不可揜使天假之年
卒至於德盛仁熟之地則其所立詎可量也哉
此吾於升伯之沒所以齋咨涕洟而悼斯文之
不幸也君名干字升伯姓湯氏饒之安仁人曾
祖考某祖考某考某自號臨齋予所為序其遺
文者也湯為安仁望族用儒科顯者相踵自君
之大父諸父蘊德種學益懋以閑而皆不耦君
少從鄉先生肄業已知講求先朝名卿言行而
慨慕其為人再舉進士慶元二年中其科調黃
州黃陂尉益務涵飲經術朝莫吟諷山房中家
人少覲其面臨齋於古學無不通君為舉子時
罕以語之至是始盡發其蘊大要談義理不驚
於虛無高遠而必反求之身心考事實不泥於
成敗得失而必鉤索其隱微論文章不溺於華

靡新奇而必先乎正大要其歸以切實用關世
教為主君於是盡得家學之傳俄居臨齋憂服
除調主婺州金華縣簿辟江州都統司機宜文
字又丁母董氏憂服除調武昌軍節度推官遂
教授南劔嘉興二郡學改通直郎知湖州武康
縣未上卒年五十有五寶慶二年四月十四日
也君自為書生慨然有志於及物其在武昌疚
心幙畫酌情引義參以法意凡所剖決人無異
辭嘗以漕檄問事信陽信陽守方營郡治民病
于役相率詣君自言君即道中移書諭守亂曲
幾千言守感君誠意立為罷役鄂有椿管錢十
萬緡以備水旱總所因他事為詞盡取之守不
敢爭君獨以書白總領趙侯彥櫛語甚切曰母
使鄂之吏民謂取椿管錢失早滂備自公始及
為校官日與諸生講論道義晨入直舍至晝漏
盡乃歸間造諸齋從容咨叩勉以進業雖吏胥
市人子有可教者亦收實黌舍中為親授經史
其所成就居多蓋君德宇粹然後遊之士望其
眉睫已有所興起不待繩以規矩而後聽且服
也棲遲選調幾三十年守道固窮未嘗有覓舉

意同僚信之願因君以求郡薦皆為盡力會當
路有知君者連上剡檟遂以改官君固未始汲
汲也家故清貧闔門數百指悉仰食於君蔬食
菜羹同堂一飽而歡意常周浹遲次約居動五
六載飲水著書陶然自樂雖妻子衣百結不以
介其心自奉儉樸舉酒觴客惟一古甕甌燕居
緇裘布裳驟見者不知其已仕也晚年憂患日
侵尤人所難處而君以理開釋脫然亡固滯意
嗚呼欲知吾升伯者仕觀其自竭窮觀其自守
斯得之矣自其少時博參聖賢言論以為指歸
精思力踐不進不已既又聞瞿曇氏之學以了
悟為聞亦從而究其說久之訢然若有得也間
嘗語予曰儒佛之道雖殊要皆以求本心為主
倘能悟所謂活法者則雖混融為一可也予雖
未悉其指然視君所養虛閑怡悅有超然自得
之趣則其所造詣誠有未易窺者至於孝友之
至情愛君憂國之大義悃誠至到一念弗渝自
兒童時篤志色養侍親疾數月不解衣居喪哀
毀尤劇諱日必前期齋戒終其身孺慕弗衰宦
遊四方每晨興炷薌遙想先世丘墓所在各再

拜以展哀敬方喪父時三弟四媚皆少君一力
撫視以養以教俾至于有成諸弟連歲收科各
以學行聞女兄弟中類能涉書史閑壺則皆君
發之也開禧中權臣將開兵釁君為書萬餘言
伏光範門以獻不報明年師出不利人服君先
見而更化後卒未有為君言者君謂吾不幸獲
知言之名敢因以為利哉雖沈伏下僚每聞時
事有不滿人意者當世善類有不獲其所者輒
為竟日弗怡觀君於倫理恩義之間周盡如此
是其性於天成於學有以過人者又非方外之
說所能與也君在嘉禾最為邦人所敬愛寓公
之賢有俞公建者尤為金石交君既通朝籍往
謁焉疾遽作遂沒于俞氏之館將屬續神木清
明如常時六月五日弟巾護其柩以歸自棺及
斂費多出俞氏明年三月己未祔葬于貴溪龍
回考君北域之比娶姜氏二子潛年一十六卒
甯生有異質自幼出語驚人年十四以戴氏記
舉于鄉甫冠亦卒今奉君之喪者孫震孫而已
悲夫二女適張龔許咸次孫復尚幼君初號隨
適居士晚更號存齋其為文章敷腴醇正充工

古律詩論事有根據切物情說經多先儒所未
發有集二十卷泮宮講義二卷史漢雜考二卷
記聞十卷楮幣罪言一卷與所謂通變策者藏
于家雖然君之所以不朽者弗在是也銘曰心
休兮理融舞雩兮春風全吾真兮自樂等夢幻
兮窮通濼盡兮潭清天空兮月明悵舊遊之莫
續寫于恨於斯銘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二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三

墓誌銘

劉閣學墓誌銘

孝宗皇帝踐天位二十有八載寤寐食息不忘
求賢當是時魁壘竒傑之士布在朝廷旣足以
棟明堂梁清廟而深培厚養彬彬相續又足以
爲數世百年之儲故雖光廟饗國日淺委政廟
堂而羣賢挾維迄以無事今皇帝初嗣服者俊
畢集有慶曆元祐之風歷數其人無一非乾淳
間舊物者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

謀以燕翼子蘇文忠軾亦云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睦而種之有得皆賢蓋周之武王與我仁宗孝宗皆以儲蓄人材為保固基業之本是以國家賴其利天下誦其功若故華文閣學士通奉大夫致仕陽安侯劉公其孝宗所擢以遺後人者歟公以乾道五年對策廷中天子親擢為第四其後以簽書樞密院事趙公推薦召真班列明年再對便殿議論偉然有契聖心謂輔臣曰光祖人材端重全類楊輔蓋自是以人主為知已今皇帝毓德潛藩方議擇傅孝宗首命輔而君公繼之屬任之意蓋有在矣既而諫官闕將用公為右正言不幸適以憂去終淳熙世雖弗果再用然留遺兩朝出入中外清芬嫜節耆德碩聞寔然為當世名臣雖鄙夫囂童亦知有所謂劉左史也嗚呼此豈一日之積哉公名光祖字德脩其先潤州句容人鄴為唐宰相一子從僖宗狩蜀為雙流令生三子仲子誨為平泉令今劉氏居簡者皆祖平泉侍御史贈正議大夫諱孝孫者公之高王父也朝奉郎通判漢州諱漢者大王父也諱松材者王父也父諱寔宣義

郎贈銀青光祿大夫母賈氏贈和政郡夫人公
幼出為外大父左中奉大夫賈公暉之孫後官
于朝乃乞歸姓以賈公致仕恩補登仕郎主內
江簿居和政喪哀毀盡禮鄉黨儀之服除調什
邠尉遂登進士第時孝宗銳意於治發策數十
條公對大畧以為陛下睿察太精宸斷太嚴求
治太速喜功太甚又言陛下躬擐甲冑間御毬
馬一旦有警豈將親董六師以督戰乎夫人主
自將危道也臣恐介冑毬馬之事適以貽笑黠
虜而不足示武於敵人授劔南東川節度推官

辟潼川提刑司檢法淳熙五年召對論恢復事
請一以太祖用人為法且曰人臣獻言不可不
察其一不量可否勸陛下輕出驟進則是即日
誤國其一不思振立苟且偷安則是久遠誤國
孝宗然之除大學正輪對舉司馬公光奏疏八
事以獻未幾召試除正字兼吳益王府教授遷
校書郎面對取太祖太宗治要彙為十節名曰
兩朝聖範上之公在王邸嘗據前代宗室賢否
媿惡隨事開陳以為鑒戒至是孝宗益知其賢
命兼皇太子宫小學教授上時為明州觀察使

英國公年十有四矣公白東宮此又一重國本也時光宗在宮中無它嗜好暇則親為國公講說上亦孜孜嚮學雖日具不倦公請論孟史記之外益以本朝典故庶知祖宗家法迨上加元服既為頌以獻又乞當講之日從容數刻乃罷公謂經史可以知義理監興亡凡涉名數者亦不可畧請以國朝儀制官名之屬彙次成書講畢開說又謂國公年浸長正謹習之時願因官僚勸講俾侍坐隅必有裨益光宗皆然之蓋是時孝宗臨御久明於羣臣邪正所用以傳聖子神孫者皆天下第一流而公在英邸三年所以講明誘掖者甚至其後諸賢相踵輔導聖德日益顯融然其閭端正用力蚤則公之功為多以誦書終篇進秩時銀青年七十公以勉恩請從之遷秘書郎諫議大夫張公大經乞增置諫員且薦公代已命下而銀青歿服除知果州趙忠定公帥蜀請公參謀議以自助時同幙皆一時選相與上下議論知無不言羈制諸蠻弭耳安伏其他建明甚衆成都之政遂為天下最俄以忠定薦召至則光宗踐祚矣進對謂陛下承堯

舜之統當以堯舜之道為師任大禹之責當以
益臯陶之言為法又言陛下新服厥命必先知
君人之大體達天下之大勢深國家之大慮又
謂自古禍亂之萌有四疆臣擅兵外戚預政中
常侍用事朋黨交爭是也宗社之本有一謹選
左右嚴立師傅是也願陛下留神於其大者勿
以小事常度因循歲月又論蜀鹽酒增科之害
大臣是其議遂詔四川合發湖廣錢物百三十
六萬存留三年對減民賦除軍器少監面對言
四川鹽酒之額近蒙蠲減此皆壽皇聖帝躬行
節儉不妄賜予內藏封禱皆有餘積故陛下初
政得捐賦以予民竊聞壽皇退御重華貶損方
甚壽成皇后亦極省約願陛下仰濩兩宮內庭
用度損之又損虜使來賀重明節詔公接送伴
時有獻議改築楚州城者光宗命公因行視之
公還具言不可由是賦工之省者過半兼權侍
左郎官又兼禮部遂除殿中侍御史時臺臣以
失職被絀光宗方嚴其選諭宰相留正曰卿監
郎官中有其人正沈思久之曰得非欲用劉某
乎其人剛正有守願出聖斷光宗曰然久在朕

心矣公既就職光宗面諭曰以卿剛介不回故
付以言責是時道學朋黨之論浸興凡媚疾善
類者槩加以此名前後絀逐相繼公極言其弊
曰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
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為國家之禍
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不可忽也臣本疎庸
陛下過聽使待罪言責凡賞刑僭濫號令乖違
民病未瘳官箴不戒皆可因人而舉劾隨事以
奏陳既顯然而易知曾未足以深慮若夫是非
方轂而邪得以害正清議方晦而私得以勝公
徃鑒昭然危機所伏方今之憂孰大於此明是
非以別邪正立公論以抑私情方今之事孰先
於此臣觀本朝士大夫學術議論最為近古其
端本也以居仁由義為道以正心誠意為學其
交際也以同學為朋而實非朋以同道為黨而
實非黨窮達知其有命進退知其有義是以進
之不見其泰退之不見其戚窮而在下則以探
性命之奧為勲名享至道之味為鐘鼎非達而在
上以責難為尊主忠諫為愛君本朝盛時初非
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蓋其學術

真西山文集卷之四十一
議論皆由於此故也咸平景德之間渾然不見
其際當斯時也道臻皇極而治保太和至于慶
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踈弃正
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太
分事故反復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絕滅綱
常其論旣勝其勢旣成崇觀而下嗟乎尚復何
言也臣從遠方來誤玷班列去來之間今已一
紀見聞所慮悉可指陳臣始至時雖間有議貶
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中更外艱去國
六載已屢兩議之各甚每恐一旦之交政逮臣
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力去朋黨因去朋黨
乃罪忠諫嗟乎至於以忠諫為罪則其去紹聖
幾何臣竊為人言豈可因疾其學而併弃其言
得無甚也陛下至聖至明初無彼此而衆論旣
已交興聖意豈無所惑臣本蜀人為學自有源
本介在朝序與人亦無親疎但以終歲之私憂
首為明主而別白凡今道學伊洛為宗然非程
氏之私言出於大學之記載大學之教明德為
先其間舉詩人之言於是有道學之目曰如切
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然則臣所謂以

居仁由義為道正心誠意為學者又在於切磋
而琢磨之今之道學其得之有淺深其行之有
誠偽得之深者固合於大學之明德矣得之淺
者又可不可切磋而琢磨之使益深而遽自矜以
召禍則無乃亦非歟行之誠者斯為君子矣行
之偽者人將見其肺肝然是固其師友之所不
予也而又何為乎臣每因論學之間必有至平
之論往往偽者色愧淺者心服又安敢槩輕譏
而痛疾之也何況其間率多善士善士所至人
必喜稱因其喜稱又以為黨若俱攢絕安得更
有好人必取凡才充塞朝路陛下履位之初端
拱而治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
以黨偏為主而一歲之內逐者紛紛中間好人
固亦不少反以人臣之私意微累夫日之清明
所以至斯良皆有故今之君子不明大道自視
太高而責人太苛自視太高則實將有所不副
責人太苛則衆將忿且怨或者又唱為薦士之
舉區別而封域之凡有所取豈無所遺凡有所
揚豈無所抑品題既衆則疑怨叢興心雖主於
至公迹已涉於朋黨議論先喧於羣口用不豈

必於一言是以一時之虛名而賈後日之實禍
彼既得志決不我容况我於窮達進退之間亦
未有充實涵養之素彼加訾誚以修往怨必致
過甚而快私情往往推忠之言謂為沽名之舉
至於索身以退亦曰憤懣而然欲激怒於至尊
必加之以訐訛事勢至此循嘿乃宜循嘿成風
國家安賴臣欲熈將來之禍故不憚反復以陳
伏幾聖心豁然未為皇極之主使是非由山而
定邪正由山而別公論由山而明私情由山而
熄道學之譏由山而消朋黨之迹由山而泯和
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重由此而理則生靈
之幸社稷之福也如其不然使相激相勝展轉
報復為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章既下士
大夫傳誦有至流涕者戶部尚書葉翥太府卿
兼中書舍人沈揆結近習圖進用公皆劾去之
既又言比年以來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競
不尊名節而尊爵位不樂公正而樂軟美不敬
君子而敬庸人既安習以成風謂苟得為至計
良由前輩長老零落殆盡今之負物望協公論
者不聚於朝廷後生晚進議論無所據依學術

無所宗主正論益衰士風不競幸詔大臣妙搜
人物必朝野所共屬賢愚所同敬者一二十人
參錯立朝國勢自壯臣雖終歲無所奏糾固亦
未至曠官臣於去年蓋嘗面奏今日之患在於
不務封殖人材臺諫但有摧殘廟堂初無長養
臣今處當言之地豈以排擊為能而頓忘前意
先是公以戎監對力陳人材衰少之弊及是復
懇懇言之大臣以公奏進呈而無所議公對又
為上言人才者國家之基本之則養之有則用
之廢廢之所以盛者豈一日之積乎惟其非一
日之積是以非一日之用蓋公素志常欲舉忠
賢於朝以壯根本而時論多相違者故諄復不
置如此又論前諫議大夫陳賈今右正言黃掄
皆得罪清議為聖世罪人詔賈予祠掄補外已
而宋之瑞召張徹提點坑冶公復言其不可二
人遂改命會吳端除帶御器械諫官三論奏不
從孫璫轉行觀察使給事中封還詔旨復命書
讀公極論之不報又言陛下既重於改命給諫
亦不復申執臣恐攀附使令之輩自以人主恩
我外廷其如何隄防自此蕩矣光宗命大臣諭

公不為止遂奪言職改太府少卿公求去不已
遂以直秘閣漕潼川路中書舍人羅公點拜疏
乞留秘書監楊公萬里與館學之士亦上書力
請不報公至部首戒屬州削互餽省虛文誣民
瘼講寬郵叙資二州守暴聞亡善狀公函奏黜
而薦游仲鴻李協于朝詔報施行如章仲鴻等
亦以次召用除江西提點刑獄改知夔州居數
月召先是翊善黃公裳論王府僚友因及公翼
日光宗諭大臣令召劉大臣撥除侍從光宗又
曰侍劉來及公辭召命則有尼之者詔復予監
司矣公次公安聞孝宗疾日漫篤而車駕省謁不
以時則致書于左相留公知樞密院趙公勉以
三事其一宜與羣賢并心一力損文而務實若
上未過宮宰相以下皆不可歸安于私第其二
謂林陳二寺自以獲罪重華日夜交謀其間宜
用韓魏公去任守忠故事以釋兩宮疑謗其三
謂今國家帖危為大臣者不當徒憂悶自沮或
為明哲保身之計所當收總兵柄密布腹心使
緩急有可倚仗繼聞孝宗崩又詔書趙公勉以
安國家定社稷之事趙公迄定大策如公言上

受禪六日即以為司農少卿入對獻謹始五箴
曰陛下新服厥命人皆望謹始於庶政臣獨願
謹始於五事讀至思箴上曰要當從原頭用功
公對曰微臣千百言不如陛下原頭一語陛下
誠致力于此則貌言視聽俱治矣又論人主有
六易天命易恃天位易樂無事易安意欲易奢
政令易怠歲時易玩又有六難君子難進小人
難退苦言難入巧佞難遠是非難明取舍難決
闇主之所易明主之所難闇主之所難明主之
所易思與不思故也六難者常生於六易又言
陛下以隆慈之命踐祚於素幄蓋有甚不得已
者宜躬自貶損盡禮於上皇使聖意懽然知釋
位之樂然後足以昭陛下之大孝上悚然嘉納
除起居舍人時樞密羅公點禮部尚書黃公裳
相繼淪喪上痛惜之而思黃公允深公言思其
人未若思其言思其言未若思其所以言臣每
問裳疾裳之憂未嘗不在國也以為政令無細
大皆當出於中書陛下但審其可否而行之人
主操柄無要於此時知閣門事韓侂胄出禁中
浸盜權為威福故公首及之既又以冬雷淫雨

命近臣指陳闕失公言號令不常羣陰用事災
異所為作也大臣進退大輕臺諫用舍無定非
號令不常之大者乎進退大臣用舍臺諫事後
中出非羣陰用事之大者乎然所以致號令不
常者繇羣陰用事故也而陛下猶為之隱諱以
為大權當自己出威柄不可下移然則小人之
意將以陰制相臣而動搖之也陛下所宜蚤悟
毋使大臣懷疑畏之心大臣懷疑畏之心則四
體不展羣議易搖朝綱日隳政令錯出而國不
可為矣今陛下有獨斷之意乃是小人陰竊主
柄之謀而陛下未之思也我兼侍講遷起居郎
時應詔言事者甚衆命公擇其善者條奏之公
以所論多同懼上意易厭則以告于上曰夫雷
同者乃古今同然之理天下同然之心願陛下
取其有益而母病其同察其效忠而母嫌其直
及議孝宗攢宮衆相顧未發公意獨與侍講朱
公熹同遂奏會稽之陵土薄水淺恐貽方來悔
乞議改卜又請遵紹興淳熙故事命有司集議
上皇太后尊號俟阜陵升祔行之又謂自今壽
康宮之事陛下宜一一深留聖心必須過自貶

損以厚其親先其親而後其身然後足以慰群情而召和氣未幾朱公以中旨與祠公言漢武帝之於汲黯唐太宗之於魏證仁宗之於唐介皆慙怒即悔喜明先聖之道為今宿儒又非三臣比陛下初膺大寶招來耆儒此政之最善者今一旦無故去之可乎且曰臣非助熹乃助陛下者也既而朱公除職與郡公又極言卒不聽車駕還南內公言陛下憂畏之心當如初踐大位時始終惟一則不得已之意始暴白於天下先是吏部侍郎彭公龜年與公素善每相接必慨然竊歎上新即位豈宜使外戚閣門用事欲深論之小人覘知其意使出護使客又斥朱公以孤其黨彭公使還密語公曰不拔禍根無以為國公曰公爭不勝必去朱公既去公又去國空無人亦非所以為國彭公憮然曰吾志決矣既見上果力言侂冑已陰為計遂擠彭公于外未幾臺省之善士繼坐絀群小益以得志御史遂併劾公吏部侍郎孫公逢吉面詰言者曰君任私意害忠良如此不畏天乎趙丞相遣金以贖公辭焉且曰為我謝相君宜深念國事毋恤

行人除湖南運判不就主管成都玉局觀無何而丞相罷政矣侂冑既擅朝權羣小爭先附和逐諸賢為姦偽禁錮之公偶記涪陵縣學記盛傳天下又明年許自便主管玉局觀知眉州復直秘閣利路運判時侂冑將啓兵端公以不習邊事辭進直寶謨閣主管冲佑觀開禧三年春吳曦挾虜以叛公諭郡守焚其榜通衢且馳告帥守監司之素所知者仗大義率諸道連衡以抗賊俄聞曦誅則以書勉宣撫使楊公輔講行營田允前日利歸吳氏者悉收之公上以省餉軍費殺名節褒死事以激忠義之心除潼川路提刑權瀘州是年十一月侂冑誅盡起天下名士而公與焉嘉定二年二月至都門會襄陽關守言者請擇有德望者鎮臨之乃除公右文殿脩撰以行至鎮適大旱蝗禱于社即雨蝗亦死允流民之欲復業者貸其貲潰兵散卒許自陳除其辜使還隸軍伍於是盜賊衰熄兵籍多濫公覈其虛實合為威勝軍三千人擇將佐肄習之經理營田繕治城壘邊備乃益完實虜謀遷于汴矣奏謂遠料敵情不憂其強盛而反慮其

衰弱萬一中原亦子相携而來郤之不忍納之
無策其豪傑崛起欲與我為連何以應之虜果徒
都卑詞求助助之則招敵不助則失利於彼取
償於我凡此皆當有以待之必先事而謀則事
至無患進集英殿修撰明年除寶謨閣待制知
遂寧府未行改荆襄制置使江陵城久圯請于
朝一新之復上中海以限戎馬下海非敵衝則
以為陂田七千頃收其租實邊有警復瀦水為
海詔從之諸軍部分不一公請併忠勇親效兩
軍於神勁合三千人願聽帥臣節制取馬於川
秦買馬於荆門軍政遂以修立而民兵之在湖
北曰義勇畿西曰保捷合凡八萬人公命諸州
以農隙教閱一月而請緡于朝贍給之公以疆
事可虞請令內而三衙外而戎師各條上方畧
以觀其能否併飭諸邊帥臣為先事備明年復
條上邊備之當急者請命荆鄂兩軍各湜五千
人兩軍故有營田宜委漕臣覈實措置及令諸
郡括曠土為官田以助增兵費唐鄧流民聲言
歸我公乞軫利害輕重先為區處朝論察公有
拊納意遂因其請除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

因其民俗治以無事八年四月上以閱雨求言
公奏陛下知所以獲譴之由乎女真迺吾不共
戴天之讐天亡此虜送死汴都陛下為天之子
不思所以圖之天與不取是謂棄天未有棄天
而天不我怒者也青邱蘭會泉通弗納陛下為
中國衣冠之主人歸我而我絕之是謂棄人未
有棄人而人不我怨者也且列聖在天之靈豈
不眷其故都二帝蒙塵之耻豈不懷其曩憤今
虜會其巢穴汙我汴都尚復與之通使使吾臣
子拜虜於昔日朝會之廷可乎又請改正憲皇
后忌辰從之在潼二年六告老進顯謨閣直學
士提舉玉隆萬壽宮潼人繪像牛頭山命之曰
全德堂翊之守果州遷眉州皆奉公以行眉益
公舊治翊之作會老堂招蜀耆英倣洛社故事
時人欽慕焉改提學崇福宮景獻太子薨公奏
舉漢迎立代王曾孫及太宗與寇準議立真宗
事謂聖主賢臣嚴重國本如此今陛下未有諸
子可擇然親王近屬中豈無秉德端亮親師好
學可主大器者乎又言宣司根括之害甚悉謂
當罷無名之取以收民心散已蓄之財以結軍

心且詒書安公丙語尤切丙雖不樂然趣迫之
令自是為少紓云明年復上章告老時皇嗣猶
未立也公謂當今秀主之子孫則孝宗之天屬
莊文惠憲王則光宗之天倫 陛下於其子孫
擇長且賢者而立之孰不以為當乎若過於謹
重而不決或生覬心則四海疑貳失望非國之
福是冬翊之移守綿州茲之知龍安縣相距不
百里公往來二子間意甚樂俄以疾薨于茲之
官舍享年八十有一 寔嘉定十五年五月某日
贈光祿大夫夫人謝氏贈碩人李氏封碩人四
子端之靖之皆第進士端之終宣教郎知蒲江
縣靖之出為伯父後終承議郎軍器監兼樞密
院檢詳翊之今朝請郎茲之今宣議郎七女已
嫁而卒者二人華陽縣主簿李南進士謝汝能
其壻也餘蚤夭孫男四人仲言不及仕仲房今
脩職郎嘉定府司戶叅軍仲襄當以致仕恩入
官仲文將仕郎孫女四人曾孫男女三人初公
以孤生起西蜀朝廷之士共知其賢而四方或
未之知也及居言責正色直辭推姦擊彊不少
顧避於是海內想聞其風曰此鐵面御史矣至

觀其容接其辭則溫乎惠風之蘇藹乎時雨之潤四時之氣雖備而生物之意尤多蓋公天資渾然充養有素故聞之者謂其風節之可畏即之者樂其道義之可親蓋信乎其為全德矣少後族父兄東溪先生伯熊學已志乎古人之大方及長博參諸老而融會其異同旁綜百家而蒐攬其精粹嘗謂蘇程二氏之學其源則一而用之不同皆有得於經術者也又道學之論方譁人謂公師友眉山非為伊洛地者公獨反復懇叩為上言之蓋將協和朝廷調一議論培宗社之脈厚薦紳之風推公此心使當元祐時必能銷洛蜀之爭使獲用於慶元必無黨論排軋之禍故具著本文以視後世其亦公之志也歟公於文章不事雕績而渾厚正大之氣實似其為人詩尤清婉南軒先生張公栻一見所賦大奇之有後溪集百餘卷在襄有峴山集潼曰鶴林集果曰金泉集眉曰眉山集合若干卷諸經講義若干卷公在房謫居無事取東溪所傳易續之蓋東溪傳止睽公續之始蹇嘆曰睽離也蹇難也非數也耶閒與諸子講論輯為一編曰

山堂疑問手抄通鑑評之士大夫相勞苦則答
曰予平生於處事則踈處禍福則勇每見東坡
習中未嘗依倚一物心竊慕之自謂平日於父
君師事之如一故其歷事三朝始以忠直卒以
忠直入臺之初即慨然自許曰惟初念純直可
以對上帝事君父是以遇事無難易不苟止而
妄隨趙忠定嘗稱其諫激烈似蘇文忠懇惻似
范大史人謂忠定為知言然以直道自持與世
多忤故在言端財六十九日而罷同記注凡十
有三句而罷公方安然不為變也及大老至之年
身在闕庭萬里之外國有大利害猶驛奏盡言
其乞建皇嗣尤貌篤深至眡君實景仁尤有光
焉蓋二公言之於居位之時而公言之於退休
之日所處不同而其心一也公於東溪執弟子
禮終其身存也買宅以居歿也為之製服始自
賈歸劉旣立嗣宗為之後凡所以經紀其家者
雖老而不衰嗣宗死撫其子培之猶己子也眎
族媼黨友戚欣如己責其居房歲適大侵為糜
粥以食餓者所活不勝計張福叛聲言引兵破
簡趣成都公出家資助軍餉移書大將趣其師

簡頹以全兩駕使輅六任守牧其為政純用詩書不雜他術所至脩學校葺社稷以為常在眉封張文紀李令伯之墓新孟拾遺之祠為老泉先生請謚在襄脩孔明故廬表羊杜遺蹟凡可以興化正俗者無不為至蠲租挈鉢饑羸建長利弭鉅患殆不可稱數建昌陳君剛嘗紀其蹟謂未嘗用已甚之罰修令以示之而自知所避器未嘗用已甚之罰修令以示之而自知所避器人以其所長而僚屬得職察人以其所安而鰥寡效情溫陵儲君用亦為某言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劉公有焉然其帥荆之日盜起合裕則捕而侵之不少貸昔公之辭潼川也某適視草援趙清獻以比公今觀公行事非所謂學道清心遇物而應者耶好樂人材獎拔善類西州名彥鮮不出公門東南之士賴公通顯者亦衆學者稱公不以爵氏而曰後溪先生云某自兒時即願為公用後與靖之同年又仕同朝居同巷至相好也故於公道德風節知之尤詳今翊之等將以癸未三月辛酉葬公于清溪之良山使來屬某誌其墓曰是先公之志也顧今海內名

能文詞者不知其幾某何人斯而敢銘公書采
萬里義不得辭謹纂次其事如右而繫以詩曰
君臣之誼首乎三綱維忠與直臣節之常維節
之常而罕自竭義以利踰志以氣奪有偉劉公
金石厥心弗貳弗疑上帝實臨蚤遇阜陵靡言
弗既踐更三朝終始一致事君如父憂國如私
朝夕皇皇忘其渴飢誰歟不仁目士以黨孔鸞
雖雖罩以一網謂忠曰訕斥正為邪往轍既顛
弗懲柰何鳳閣齊鸞臺寔司出令曾是僕臣可竄
斯枋辨姦於早秣禍於微臣身可竄臣守弗移
晚目坤維繫念三室臣髮雖華臣心逾赤巍巍
宗祐寄在元良可使前星久閱其光國本未安
臣死相憾百世相望維司馬范忠不忘君直不
徇時允蹈其常匪羸靡虧阜陵知公以遺後聖
道弗盡行則有義命惟其大節焯若日星揚芬
亡窮不在斯銘

宋通直范君墓誌銘

始余為延平從事聞郡城之東鑿灘之上有賢
寓士焉曰拙逸范君其學邃於易其文長於歌
詩其為人意度嫻雅而介直以和其仕勇於及

民而奮於營已君時官湘中余弗獲後之游獨
得其所為開禧太平譎詠者讀之為之慨然太
息以悲當是時權臣驟開兵端三邊大震擾而
根本內震識者慮焉有朝夕憂大官貴人沉酣
寵利曾亡出一言以裒時病者君青衫老州縣
迺獨隱憂憤嘆若已任其戚休顧位下官薄不
得薦所聞于朝則放古者風人託物之誼為之
詩以諷其詞明白痛切一倡而三歎焉冀在位
者聞而悟悟而改也未幾權臣誅天子躬親聽
斷更大政令十數條往往與君言相合而君又
矣勸游已無意於仕矣嗚呼惜哉君名機字純
之其先幽州人後徙毗建又徙延平曾大父某
某官贈某官大父某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
某官君乾道初以父任為建寧府甌寧主簿歷
撫池二州司法參軍福州懷安丞知秀州崇德
縣岳陽軍節度推官知潭州寧鄉縣湖廣總領
所幹辦公事嘉定八年以通直郎致仕此其歷
官之次第也在池州時江左大旱蝗流民極負
相屬郡諉君行賑郵事君為擇僧廬閒曠者分
處之其第給錢粟皆有瀆竟事民得無轉徙清

壑以死咸德君君益未嘗自尸其功也宗德今
畿內縣使客經行亡虛日故例訟者有鬻紙錢
里正有展限錢以供厨傳若他冗費君曰腹窮
民以賀虛與喜弗忍為悉罷之有盜牛殺人而
逸者尉逮其鄰抑使誣伏君察其妄釋之移尉
使求真盜尉大詬怒至白部使者以縱盜詆君
居亡何盜獲于他邑果前殺人而亡命者及為
寧鄉適大兵屯漢上軍用百需率分配諸邑期
會迫遽甚君調度有方畧卒不使毫髮病民是
冬虜犯襄陽圍安陸聲搖湖湘間父老舉建炎
故事請徙邑大為以避君曰制動當以靜虜安
能遽及吾圍今倉皇委去是自擾也卒不為動
宣撫使檄君兼幙府有謂君盍公此自脫者君
曰吾寧橫身以庇民不忍擇利以便已明年春
虜游騎薄江陵潭帥恐亟下屬邑調民為乘城
拒守計君謂此抵以速亂乃為書具陳其必不
可之狀帥悟而止虜亦自解去既而饑疫並作
死者相枕藉君憊心疲精瘞其齒骸之暴露者
為粥以飼其飢且羸者收育孩穉之無所歸者
所活幾不勝計此又其居官行事之可紀者也

然君之於仕期亡負職守而已前後所值大吏
亡慮數十人其不知君者未嘗自貶以求其知
知君矣未嘗幸其知而求進也其在建事梁文
靖公在三山事趙忠定公二公名知人恠許可
皆器重君稱道其美弗置及二公當國君以調
選至都城率從吏部銓注闕而去丞相之門亡
一迹焉非知命其能之乎其令畿邑有中貴人
銜命過者致餽于君甚設或謂盍厚報以結其
歡君曰若主瘠環是無義命卒却其餽弗報又
非知命者不能也世道日圯士大夫以苟得為
賢權門勢涂有一鱗可乘雖乞墻由竇不復顧
人嗤笑觀君所守獨卓卓如此可不謂賢矣乎
君既致其事而歸自謂超然釋去柴柵遂益肆
其力於詩清新雅澹妙達理趣有月華集及某
集若干卷藏于家蓋君之少也受詩律於從祖
父隱翁名崇嘗從山谷黃太史游得其指授者
也自金紫公擢儒科五子繼之里人目其居為
六桂至君之先大夫與其二昆復繼之蓋一門
三世而以名第進者九人焉衣冠之盛近世未
有君亦四上禮部雖卒未耦而力學工文蔚有

光烈士論黜之晚即六桂舊堂稍加完葺聚書
課子日吟哦其中山容溪光炤映几席其跡世
人所謂寵辱忻戚泊如也歸休五年無一日之
疾歲在己卯年八十一以壽考終時二月六日
夫人柯氏有懿德茂行先君四年歿葬于劍浦
縣板橋岡之原贈孺人生二男曰煜蚤卒曰荀
龍以文行著于鄉嘗舉進士未第也三女壻迪
功郎趙善還黃橐夏肇孫男四人女一人荀龍
既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君于柯夫人之墓而
以建安江君疇之狀來謁銘予蓋聞君之風而
興敬者也生雖不吾識死樂為之銘銘曰巧勞
拙逸先覺實云胡世之人巧者紛紛問奚以然
曰不知命命實在天而以力競營營夏畦君子
所憐寧拙於人以全其天君所自名允矣亡媿
我銘其藏式示來裔

祝刑定墓誌銘

乾道某年某月以真州教授祝穰為勅令刑定
官初金虜既畔盟孝宗皇帝銳意北討故相張
忠獻公出護諸將戰小不利在廷臣群起訐之
上意亦疑待御史王公十朋力爭不能得改吏

部侍郎不拜出守饒州明年又移守夔州士論
喧然謂王公當世正人朝廷宜以自近奈何擯
之遠方祝公時為天府掾則具以所聞告于殿
中侍御史章服右司諫陳叔達且曰二公居天
子耳目地嘿嘿亡一語如天下清議何章怒謂
公陰黨張王奏乞重加貶絀有旨勒停然公與
二公初未嘗一覲面也既廢五年泊然亡仕進
意會陳申公相始復公故秩分教儀真居亡何
虞雍公相又擢實勅局人謂公久扼甫伸當深
懲前事務晦嘿為自全計時樞密副都承旨張
說簽書本院事朝論蠢起皆歸責於虞公公又
具以所聞告且深陳前代戚里用事之禍虞公
慨然有悔色語漫傳說太忿恨丞相亦疑公賣
已取直名對客及之公不自安求補外弗許再
乞祠又不許乞致仕又弗許遂請急省親疾于
三衢說曰機撼公坐禡兩官勒停居數年說果
敗奪節度使竄流以死上益知公命主管建昌
軍仙都觀明年趙衛公相首白公事上前又命
起家為二千石烏虜若公者其可謂信道篤而
用志勇者與士方平居抗論孰不慕正直而耻

佞諛一旦身履得喪之衝逡巡顧望失其素守者有矣或雖黽勉一鳴坐斥以去迨其復用則低回泯嘿自同寒蟬者有矣公以區區一府僚引大義以責宰相忤寵臣眦追褫削奪之禍如亡有非其取舍定於中而寵辱遺乎外其能蹈道弗悔如是耶雖然使公遇非其可則忠而獲狂名直而取訐禍其能自明者鮮矣況求其能自伸者乎而前後兩貶官不旋踵輒復收用迅霆激電曾未終畧慶雲瑞日已即盎然此孝宗皇帝之心所以與天同其大也故曰論次公事竊有感於乾道淳熙之盛云公字汝昭自晉九江太守廵封國信安田充徙食遂為西安人七世祖烏家于郡南二十里沙步村曾祖某以文名成均不幸早世祖某少孤自立急誼樂施為鄉黨所稱以孝義勤儉戒諸子曰守此四行可以立身矣父某性友悌篤於義方贈通議大夫公其長子也幼警悟不羣少長肆力于學登紹興甲戌進士第調新建尉籍籍有能聲捕盜如律當更選辭不就再調臨安府錄事參軍有劉捨兒者聚群惡少日酣飲為狂不遜語邏者以

聞下府屬吏法當悉坐誅公謂以醉飽語言殺人非盛世事請坐其首餘以誑誤決遣府尹懼不敢從公徑以白御史晁公武晁是之亟以公語告上詔止僇其首一人餘皆從公請既坐前事斥人有勉之進者公曰仕止久速命也吾復奚求耶城南廣利僧舍脩篁老木間誅茅結屋日緇書其中時晦菴南軒東萊三先生倡道東南公書問還徃亡虛月所講切皆學問大原與經世切務既起為勅局官旋特命改秩入謂公且用矣尋復坐張說斥故事刪定官起廢為貳不為守公之後起也上特命知信陽軍信陽並邊孤壘地犬牙入虜境中興後捐租絮予民賴以蘇息至是版曹欲起輸公不俟對先馳書廟堂爭其不可及造闕屢請東閣門輒引卻改添差湖北安撫司叅議官秩滿丐閒上獨識其姓名曰是久棄者朕念之宜與近次郡遂知吉州諫官陳賈以舊事詆公改荆門軍辭主管仙都觀知汀州汀俗素慄悍有官黃三者屢殺人不就執至是贅聚幾千人公曰玩寇弗誅何以為郡然官軍素脆粟不足賴則易使豪民諭圖之

有楊彬者願自效因授以計畫俄生獲官黃三
公聞于朝請誅之以警後而命楊彬以官帥怒
不先白已誣公不受令且害彬功朝廷知汀事
本末察帥誣竟官彬承節郎公賴以免盜既平
悉蠲下三等逋賦出所積代其輸除潼川府路
提點刑獄公事入對言以正心術為脩身之本
別賢佞為立國之本逐貪賊為愛民之本上嘉
納至鄂以疾請祠改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祐
觀明年起公提舉江東常平未拜疾浸棘命諸
子前訓以居官當先廉退處家務崇儉約紹熙
辛亥三月朔終于家年五十有九積官朝散郎
公為人堅正有大節遇事敢言與人交落落不
苟合以故知公者少媚疾者多賴遭值聖明屢
貽輒奮晚年付以蜀節蓋將駸駸鄉用而疾乘
之命也夫公之學以中庸大學為宗以濂洛諸
先生之言為法居官玉雪自持終其身寄家浮
屠氏囊褚蕭然唯圖書充牣而已娶趙氏贈安
人繼毛氏封安人三子某今為某官慶澤慶流
四女某官折思齊某官魏泌又某人其壻也孫
某某某年某月葬公于耿山之原某自兒時熟

公名寶慶初元孝穎來主浦城簿始得公弟吏部郎所為行述讀之吏部諱禹圭亦端直士其言可信不誣孝穎屬予志其墓辭弗獲迺為之銘曰

嶷嶷祝公允毅且仁直道而行孰識其真獨知公者以為當今之古人有崇茲山寔維其墓清風如存過者必下

提舉吏部趙公墓誌銘

公名崇慶字履節丞相忠定公子也年十六謁文公朱先生於考亭先生器之授以大學一編曰讀是則知脩己治人之方矣其後忠定以讒去相位歸卧里門又授之以通鑑曰古今興壞存亡之故盡在此書汝其熟復之方是時公之齒少甚天材逸發不可羈讀書過目輒成誦落筆娓娓驚人遇事剗然鋒穎捷出文公迪之以經欲其知道以立本也忠定博之以史欲其知變以致用也公衣被父師之教繇少洎長不離典訓中涵而飶之日有所滋揉而化之月有所移故氣雖勁發之公不發之私也材雖銳用之厚不用之薄也卒其所就有足稱道者是豈非

學之力與然則世之言學不勝質者其又果然
與公初授承務郎監中嶽廟忠定薨衡陽公泣
血痛憤如不欲生終喪堅苦自守文公先生歿
伯氏往哭之公疾不能偕獨為詩以餞辭氣激
烈弗少顧嘉泰初忠定稍還故秩先友多貽書
勉之仕始謁選得僉書復州判官歲久早有老
兵欲自焚以致雨公白守謂狂恠惑衆不可從
開禧邊釁動竟陵居兵衝公列三事以告其論
虜所從入與我之所以制虜者後多不能易添
差通判信州會天子誅權臣羣愴以次紬恩書
卹典繼下公與伯氏議請先直誣枉改謗史不
當徒被龍光伯氏以聞果得請郡有獄久不決
公一訊得其情人大懽服知桂陽軍陞辭請募
散卒補虛籍以銷盜賊之黨賊比來人田以減
州郡之蠹會郴寇暴作桂陽其辰齒地公疾驅
至官民有冤許自直不以次第拘公謂郴桂諸
峒雖名徭人實與省民錯處特賦性悍戇在位
者無以化服其心故易以亂奏請命郡教授選
士之有學行者二八以孝經論孟授峒子弟每
三歲上其能通習者郡以禮延召旌異之如此

三十年諸峒皆將化為衣冠之俗誰肯自棄於
賊俗多不舉子公放忠定行於閩者因其俗損
益之命舉子條約復豐積倉舊儲為石萬民賴
其利至今先是公以本郡歲貢銀二千兩三歲
大禮亦如之公私困竭不能輸奏捐四之一不
報至是入對申言之又請罷湖南義丁禁立私
社以杜姦民鳩聚之漸知邵武軍屬縣有以大
囚上者訊之則瘖不能言公命縣審鞫果得寃
狀有吳元者毆人致斃前守以具獄奏得死報
公取舊牘審閱迺本緣醉飽忿爭非謀與故比
則以訟于刑獄使者使者為訟于朝得減論提
舉福建市舶兼泉州先是浮海之商以死易貨
至則使者郡太守而下惟所欲刮取之命曰和
買實不給一錢蠟珠象齒通犀翠羽沈麝薰陸
諸珍恠物大半落官吏手媚權近飾妻妾眠以
為常而賈胡之銜冤茹苦撫膺啜泣者弗恤也
以故舶之至者滋少供貢闕絕郡赤立不可為
及是公以選來余亦代公守郡相與剗磔前弊
罷和買鑄重征期率至者再倍二年而三倍矣
故事歲以土物遺諸公貴人下洎三省六曹吏

皆厭食滿公曰吾不能脫民脂膏以市寵采罷弗
遣知邵州馭諸蠻寬猛有則不肯用狙譎小數
卒以帖服知西外宗正事公謂治親如治家不
可一繩以凜其有不率者姑惟教之跌蕩者責
以誦書必精習乃已繇是知自重少犯法知吉
州入奏留為右曹郎中都官例不何問事吏以
成牘進輒涉筆為書公曰即若是安用我輩必
窮析本末剖決之奮筆如風觀者皆駭服遷吏
部郎主尚書東銓進對力言賦吏之害以為財
者民之心奪其財則心傷心傷則怨結怨結則
思亂方其黷貨之始為害若未遽形又其積貪
之餘貽患遂致莫揅惟明詔申諭內自朝廷之
上暨于百司庶府苞苴賂遺一務屏絕以清其
源外而監司郡守必擇風節必任廉平俾相糾
察以澄其流如是則上有節儉正直之風下無
剝蝕苛切之政上下之交征既息田野之生理
自蕃民力裕而邦本固矣又言州縣以臯罔民
而沒入之其害至慘願一切禁戒若法當籍者
自銖兩已上悉輸刑獄司以上于安邊所使為
長吏者知貪黷無益而用法自平始忠定在淳

熙間嘗輯國朝諸臣奏議為書以進孝宗嘉歎
謂可與通鑑並行至是公言於上以為奏議一
書上自君道以達庶事內自宮禁以及邊防微
而性命道德著而禮樂刑政粲然靡不備具願
詔經筵官於進講之際讀一二篇或萬幾餘暇
特垂乙覽上曰朕常日自觀公至喜且賀銓曹積
蠹久公一裁以法有嘗令鄉邑坐贓濫斥者適
請選公疏其宿負力沮之前後臣李沐乞奉補
公謂沐在慶元為首旤之人而優老延賞與名
侍從不異非朝廷甄別淑慝意則具白寢其命
自以與世寡諧不當久在銓繅地援親嫌力請
得提舉湖南常平尋改江西會鄰寇數犯盱撫
公力疾之部請濟師且遣人持幣往諭賊既而
王師次第集群盜亦輸欵請降而公疾不可支
矣既乞祠又請休致時洪人告飢甚猶自力以
出振業之始至亭陪載塗公命發郡庾移隣粟
選官屬乏材者泣其事雖備卧一榻矻矻區畫
不少休家人有諫止者公曰吾豈以一身易萬
人之命哉未幾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又以朝散
大夫致仕疾再作紹定三年七月十有七日終

于家年五十有六公雖生長相門家世本儒生
守禮法又嘗親近有道故能擺落豪華平居自
勵如玉雪不忍秋毫點污自篤行公以純孝聞
忠定帥循唯謹公生四歲母秦國夫人徐氏沒
已孺慕如成人及遭忠定戚飲食居處一如忠
定居喪時聞者嗟美忠定常書公廉勤恕四說
遺所親公在邵為堂扁以四說書其後曰公則
無偏見廉則無利心勤則無遺事恕則無過舉
吏道盡於此矣宦游所至有先世遺蹟必表章
之於上饒新一杯亭之祠於三山復翠窰舊亭

于西湖上皆忠定崇陰所在也平生尊慕心學
在昭武則建瀛溪河南橫渠晦菴五先生祠在
邵陽則別像瀛溪於堂而徙其不可茲祠者顧
自以名在屬籍惓惓宗國不少忘聞朝廷有善
政佳事輒歡快弗自勝否亦頗感終日尤惡邪
諂士言之即怒目切齒而賢者善類則鈔逕之
不衰自少為文率根本義理其詩於選體尤得
趣參政溫陵曾公嘗叙其文謂無一點膏粱氣
所與賡倡若章泉趙昌甫北山陳膚仲皆當世
名流有磬湖集十卷左氏常談史髓節齋聞記

等藏于家夫人盧氏先公二十二年卒贈宜人
子必悌先公六月卒必恬迪功郎新江州德化
縣主簿必性女必姜歸承奉郎真志道孫良淳
世系見于忠定碑者今不著始公愛冕山之勝
葺亭樹藝卉木將退而休焉弗果至是卜葬于
山之麓卒之明年正月二十有二日也銘曰

昔在先朝文正范氏有子四人而各得公
之一體堂堂忠定子多而賢若勁氣與直
節公寔似乎其先然而庶不至巖峭不至
刻問奚以然曰學之力遺安有堂龐公是
師咨爾後人勿替引之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三

